

秋季特大號

文壇

新八期二總第二〇號

文壇月刊出版社

國立北平圖書館

文壇月刊

新 第八期
(總第二〇〇號) 目錄
(卅五年九月一日出版)

謠言成了事實(中篇創作)..... 黎黑白(二七〇)

抗建與文藝(論文)..... 黃學勤(二八七)

某鎮..... 麥耀成(三〇一)

河內草..... 李國強(三一〇)

祝靈魂健康及其他..... 楊青(三〇三)

寄語..... 仲子(三一〇)

五味子..... 許厚基(三一〇)

雙燕箋(長篇連載)..... 魯深(三一六)

恐怖境界(短篇)..... 笑春(二九五)

萊大姐(短篇)..... 陳嫻(二九七)

趙劍秋(短篇)..... 春鶯(二九九)

方小姐的故事(中篇創作)..... 李若川(三〇四)

高原戀歌..... 歌力(二九〇)

電燈亮了又黑了..... 范燮(二八九)

未完的詩篇(詩集)..... 洛川(二九二)

擬蕭邦遺囑(外一章)..... 輝威(二八八)

柑子(外一章)..... 黃思達(二九三)

夜..... 鄭子歸(二九一)

編後小談
封面設計：梁榮邱

文壇月刊

新 第八期
總第二〇〇號

主編人：盧森

張希哲 李若川 琦如琳

編輯委員：胡冰 陳子敏 朱渺

陳容子 李勵文 仇章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五號三樓

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

電話：第一〇五〇五號

廣州惠愛中路二五號

總經理：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經售處：全國各地各大書店

漢民北路六十七號

售價：本期另售紙幣伍百元

本列壇站公開，歡迎投稿！一經刊載，即

致謝金；下期起文字每千國幣二千元至四

千元，詩每行四十元至五十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一〇四號

位	價
封面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
封面	六萬元 三萬五千元 二萬元
封底裏	套色八萬元 四萬元 一萬元
封底裏	套色六萬元 三萬元 一萬五千元
正文前	四萬元 二萬元 一萬元 一千五百元

備註：一、廣告先惠後登如需製版面議
二、三月以上者八折連刊兩期者九折

謠言百成了事實

(中篇創作)

黎黑黑白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喉痛

對妻說是口乾，我用白開水泡饅頭。

下午，沒有課也得到學校去，這是做班主

任應守的規矩，在講書上載有明文的。

四小時的不言不動，修改了十四本的作文

簿，屈指計算，恰好是全班人數的五分之一。

晚飯，桶上有西洋菜湯。

我望著妻聰明的微笑，幾乎要潸下淚來。

又是一個不得不寫至深夜，不得不連連抽

煙。

臨睡，我飲了今天第四杯的鹽水。

——X月X日。

睡眠。

第一個感覺是喉痛。

第二個感覺是疲倦。

第三個感覺是不願上課。

我想告假。

告假是最穩便而又受歡迎的事。事務主任

的校長太太，圖書館管理員的校長太太的

大家姊姊太太的丈夫的兄弟，她和他都高

興地使教師們放心告假，不懈地替你「監課」

「監課」學生在課堂內自修，會計是校長底任

事最勤於計算，一點不含糊地在薪水單上寫

一行：

「本月份台端告假X小時，由別人代課，

應扣薪金計共國幣X元正」。

這是我吃不下。

我寧願讓喉嚨去忍受硬毛牙刷的擦。

如果現在仍流行癩疥，我一定還要癩些。

我去買一張：我今早在學校看見了我們的校長

爲了提倡科學化，校長會繼續過學樣像工

廠的話。

我想這請是正確的，科學化與否是另一問

題，而看見校長光臨便由不得我想：

我們的校長，隱隱地，小資者，文雅

祭視他的工廠。

校長在教務處出現，有了許多笑嘻嘻的臉

校長在對教育同寅談經濟，政治。

上課鐘敲了，那個常常在別人背後說：

「一敲了鐘就去上課，薪水會交西紙給你嗎？」

的英文教師，匆忙地拿了粉筆和教本，一馬

當先地離開教務處，用了個差不多是跑步的姿

勢。

喉痛得實在利害。

第四時的歷史，我不能不停止了講授，在

黑板上供給學生一些補充的教材。

當我寫完了手中的粉筆，回轉身來向值日

生示意要粉筆的時候，他很不願意拿來給我，

滿臉吝嗇相地說：

「先生，粉筆的配給已由一天八枝改爲五

枝了！」

這是校長運用政治手腕實行經濟統制的縮

影。

這是我吃不下。

這是我吃不下。

這是我吃不下。

這是我吃不下。

這是我吃不下。

這是我吃不下。

這是我吃不下。

這是我吃不下。

金錢與野心在黑板上輕描淡寫。

睡飯吃得很少。

妻勸我早睡，無效。

上床的時候，驕家的雄雞為我唱一支催眠曲。

——X月X日。

在路上碰見胡科長。

他匆忙地和我握手，匆忙地向我述說他忙得分身不暇，又匆忙地吩咐的問我說：

「今早第三時，如果我趕不到，請你幫幫管管高足！」——我知道他一定趕不到。

第三時他在我做班主任的一班有公民課。

我不明白：他做了官，又有錢，何以還要教幾點鐘書，又常常吩咐別人替他幫幫管管？

第一時的作文可以延長一小時，我盤算着設計一個新方法。

我把學生分散到街上去作社會的實際觀察。

兩小時後他們回來了，用五十分鐘的時間各人寫一篇報告文章。

第四時沒有課，我在教員休息室。

我寫了一早上都沒有使痛發痛受罪，似乎值得愉快。

而教務處却傳來了教務主任特別提高的聲浪：

「我們這裏不是新聞學校，我們不需要專門招搖過市的記者！」

分明是江自修的一支流箭。

看看學生們的文章，我可以不把這話放在心上。

黃老師勸我對喉痛作根本治療：割去肥大

的扁桃腺。

我默然。

我付不出施行手術的時間和金錢。

班會今天正式成立，爲了這我費了許多精神。他們的組織比學校規定的多了許多部門，預料以後可以推廣自治工作和課外活動。

我愛我的學生，他們也喜歡我。

我已經影響他們，他們的熱情也給我影響。

睡的時候我已抽完了入夜時才買來的一盒二十枝的香煙。

——X月X日。

昨夜，我夢見一支滴着血的硬毛的家用牙刷。

早上醒來，不但覺得喉痛更甚，而且有點發燒。

既不能「忍痛上課」，只好「忍痛」告假。

妻陪——不，妻迫着我一同到醫院去找喉科醫生。

我的香煙和鋼筆都被妻宣佈要沒收了。

認爲處分過於嚴重，我要提起上訴。

「等你宣判無罪的時候，原物發還！」

我沒有理由反抗溫柔的法官了，便接受了這愛的徒刑。

——X月X日。

付出了三篇短篇小說的代價，醫治好了我的喉痛。

一踏進教務處，我便看見了中學時代的先

生李老師。

我趨前問候，和他談了一會兒。

他衰老得多了，雖然年紀不過五十，但頭

髮已經給粉筆污染得半白。

他一直教書，他一直窮困。他的桃李遍地，而且有許多已經在社會上飛黃騰達了；而他却被人遺忘了似的埋伏在教本和學生底作業中。

他已經在兩間中學裏擔任了四班的國文，現在又到這裏來代一位剛去職的國文教員的課。

——總有一天他會被埋葬在堆積如山的作文簿之下的呵！

鐘聲一响，他便站起來向課堂走去。我失神地望着他緩慢地僵僵而前的背影。

「呆什麼？」

一隻手搭在我的肩上，我回頭看見了和我年紀相仿的地理教師小陸。

「他是我的先生呵！」

我向小陸敬了一口氣。

「他是我們未來的影子！」

一個苦笑使我驚詫，他使小陸年青的臉上蒼老了十年。

許多已經枯萎了的煩惱又在我的心中萌芽了。

但一經投身在年青的熱情中，我又愉快地忘了一切。

在我告假的幾天中，班會的工作很順利地進行，他們已經舉行了一次遠高比賽，象棋棋此賽在繼續中；下課後，在禮堂排演一幕獨幕劇。

我被邀請參加。

我踏着黃昏回家。

妻抱怨我，說我常常爲了工作忘了她。

我睡熟了。

也該是睡覺的時候了，我反借書睡去了。我的睡眼昏了，寫了一篇論文。

——X月X日。

下午兩點，看見校役阿華洗毛廁，我知道有什麼事快來了。

果然，我一踏進了教務處。教務員王先生便遞給我一張「此致列位先生」的傳單。上寫「明天督學來臨之外，特別向教師協茶三點」。

其用依此上課。

3. 管理學生遵守課室規則

我在自己的姓名下邊寫了個「知」字。

這樣的事已司空見慣，各地如此，各校皆然，我從不詫異。

我揮一揮筆，在黑板上。

叫傅生唸口令，立正！三鞠躬！坐下！

我揮着國旗說：

「這是國日，你們各寫一篇文章！」

講完，一陣騾騾之後便歸寂靜，我似乎聽見了毛筆寫在紙上的沙沙聲。

傅生突然走過來向我說：

「先生！事務處要收回國旗，說國旗不是玩的！」

如果我採取放任的態度，課室裏必然會騷動起來。我聽着傅生兩手禁止了騷動於發生之前，讓傅生安穩地帶着國旗拿走了。

我嗅到了一股火藥味。

——X月X日。

爲協會舉行各種活動，出版了一個壁報，晚上校役阿華來寫毛廁。

我爲協會的事着忙的時候，幾位大主任似乎都對「身眼相看」的眼光看我；和我說話的時候也似乎顯得「特別客氣」。

我相信自己並未神經過敏。

在我們寫了不受外邊的聲音影響而關上了課室的門兒舉行「座談」的時候，我發現兩邊的窓口常常按着個人影，閃過一雙眼睛，似乎在我窺伺，偵察，監視似的。

我們在大學地討論一個關於青年思想的問題。我們無須隱密。

故覺得別人的鬼鬼祟祟可笑。

然而我確實感到不快起來了。

——X月X日。

剛由各執事各那同學聽出了請簡的時候，訓育主任的訓令飛來了：

「非常時局本禁止演戲！」

一枚炸彈！

——X月X日。

在同事中；在學生中；我聽到了我要辭職的消息。

謠言！

未發生時是我想不到，既發生後也並不使我驚詫的謠言。

我明白這謠言的原因和作用。我不願辭職，也無意提她罷官。

我繼續進校長室中去了。

校長聽着「本報和報的餘」。

「聽說你工作很努力。」

那裏像校長對他的教員說話的語調，這正是我的職責。

我老實地說。

「聽說學生們很歡迎你。」

「這是他們的事。」

我對不歡迎這樣的談話。

「聽說學生們要求學校改革。」

「這是師生以至以外的人士底共同要求。」

「聽說他們中有思想不軌的。」

我對說「聽說」。

「據我所知，他們都是純潔的青年。」

「你聽說他們有行動嗎？」

「校長問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隨便問問的。」

他打着哈哈，而裏面以公事談話比我先來。

我對說：

「你年青，你好好幹的幹！」

我聽風聲上有什麼聲響，我聽着傅生說：

「你是個聰明的人，而且聽說你這個人內涵豐富。」

在學校底訓育主任去後，傅生說：

「親。」

傅生說的話有校長的手筆，我聽着傅生說：

「我會心滿意足地來。」

經過傅生說的時候，我聽見校長的聲音在

裏面罵我這已經到最後的階段了，「萬世師

你想這傅生說的話好聽出類；

傅生說的話好聽出類；

看傅生說的話好聽出類；

不知爲什麼，我聽着傅生說的話好聽出類；

傅生說的話好聽出類；

「句話又在耳邊大响起來；

「你聽着傅生說的話好聽出類；

「你聽着傅生說的話好聽出類；

「你想想：你吃誰的飯？」
我不覺失聲地自言自語。

冷不防小陸在後邊跳了出來：

「你吃你自己的血肉，我們都在吃自己的血肉，也被別人吃着我們的血肉——這是個吃血肉的世界！」

我打了個寒戰。

步入辦公室，我走到自己的辦公枱之前。

這是一張年久過大的枱子，一身老朽，

上面空空無所有，有的只是滿面灰塵。

每天，走近他，我第一個動作就是拿鎖鑰

開了抽屜，從抽屜中取出抹布，用抹布揩拭去

他枱上的灰塵。

全樓共有校役四人，其中有一個半在校長的公館執行職務，在校中工作的僅有二個半人，都是校長的遠親近戚之屬。他們似乎是無暇或無心把教員所坐的枱椅放在工作上的。

枱上插有一支羽毛盡落的鷄毛掃。

出如果怕給枱椅弄髒了衣服，你就得親自

拂拭，而且用自己家裏帶來的抹布。

此外如鉛筆，鋼筆，毛筆，墨盒，墨水；

等不可少的用品，你向學校要，給你的老是

「拾得用完，請等幾天，」等來等去等不得的

時候，那也只好自己帶來了。

自己帶來的東西必須鎖在抽屜裏，以防不

虞而擄。有一次，我在沒有上鎖的抽屜中失了

幾本參考書，後來却給化了裝在圖書館中發現

了。我問圖書館管理員，他說是新近增購圖書。

增購圖書，據我所知以後便無繼續，而

在此任事已經三年的廖先生則說是空前。圖書

館之書櫃中有的是一捆捆的舊報紙，有的是一

幾本過時的刊物鋪滿了灰塵。

圖書館的後邊是實驗室兼儀器室兼標本室

，由圖書館管理員兼管理之。如果說在圖書館

中他如「殘兵之將」，則他還兼任了儀器標本

的「無兵司令」。

掛着校醫室的牌子處房門是經常關閉的，

你休想在其中拿出一些松節油或紗布之類的起

碼底藥物。

體育館像個廢物儲藏室。

可是，圖書費，實驗費，體育費……是必

須照章繳納的；至於這些費用在那裏，則屬例

不公，似乎各校皆然，不獨我校如此。

所謂學校，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都可

以說是飢寒向貧乏追求的場所。

我們有多少學校是這樣的呢？

我又打了個寒戰。

到了課堂，我接受着一百支以上熱烈地向

我射來的眼光，我覺得溫暖起來。

我在失望中我求希望。

我盡我的所知和所能去填補空虛。

可是我的身體却一天比一天虛弱起來了。

我撫着現在一一四磅的身體，追想着三二八磅

的身體，不覺無聲地滴下淚來。

吃的是乾草，擠出的是牛奶！

我們都在吃自己的血肉

我憤恨多於悲哀！

「睡眠不足！」

妻說。

其實不足的何止睡眠，妻擇有可能使之滿

足的人才說罷了。

晚上，舉行了一次祝慶會議，訂立了每夜

在十一時以前就枕的協約。

今夜，我對協約遵守無遺。

妻給了我幾個甜蜜的吻以表示國際的親善

。

——×月×日。

受了睡眠協約的限制，而我必得於短期間

內完成一篇答應給一個遲遲出版的刊物寫外說

稿，時間緊迫，好幾天未寫日記了。

妻爲了我能遵守協約，國際間充滿了愉快

的空氣。

可是學校裏不愉快的空氣却沉重地迫壓着

我的精神。

關於我辭職的謠言，接一陣又緊一陣。

今天訓育主任竟向我舉刀直入。

「聽說你辭職，已寄信給了校長，是真的

麼？」

「沒有辭職。」

我不滿學校，學校不滿我的不滿。

想我走，我不走；要我走，沒理由：於是

運用反宣傳——這又是「教育政客」的校長所

策動的伎倆。

「我偏不聽，看你變我何！」

我覺得得意也可笑。

小陸近來一反常態，與常纏綿，像有滿懷

心事似的，我幾次問他，他都搖頭苦笑。

李老師已經幾天不見，是因病請假。聽說

他會有信寫給校長，陳訴積病交迫，請求復交

薪金。但曾經是李老師的學生底校長給他的答

覆是「極難照辦」。

我不敢想像須要李老師拿錢回去醫病的一

家老幼對着他的疾病情形。

學生們在問李老師的地址，他們要去慰問
，表示着不滿。

然而對於李老師的患病是有人高興的，那
就是李老師的教員，因為這一來便可以「台端告
假，小時」之下扣得「代課薪金幣×××元
正」。

根據讀書會的組織，班會裏設立了一個圖
書流通社。

這是很有效用而又很易辦到的二回事。全
班的同學把自己所有和可以設法取得的書籍借
出來，以後按月增補，每人至少買書兩本；書
櫃也由借書借出安置在教室中。

我們一開始便使借書使學校的圖書館慚愧
的數目，這便解決了課外閱讀得書困難的問題
。我從歷年勤衣儲蓄購買的書籍也全數地借
了出來。

爲了他們獲得一些實用的圖書管理知識
，我指導他們去收集，整理，分類，編號，登
記開借費與書底方法。

這是一個起點，我想鼓勵其他各班也採用
這個方法，甚至希望影響到其他的學校去。

在目前，一級學校的圖書館底空虛是須要
這樣地去補充一下的。

爲了這，班會還特別在壁報上出版了一次
圖書流通運動專號。

備得了一些稿費，事前曾計劃用他去買
一些富於營養的食物，看電影和旅行以調劑生
活的，商得了妻的同意，把他送給了李老師。

十一月×日。
我們的圖書流通社被學校變相地推行起來

了，而且推行得不遺餘力。

青處爲了這，特地公佈——
本週：

訓練中心：愛校週。
實施項目：1 演講 2 實踐 3 考查 4 比賽
實際工作：獻書運動

週會上：校長大呼愛校，教務主任解釋愛
校；訓育主任宣佈獻書——以重量爲標準，每
人至少二斤起碼，且舉行比賽，分班際及個人
，獻書最重之個人及該班，由學校給予光榮的
紀念獎。

散會後，我從顯得震天價响的禮堂中走出
，訓育主任追上來，氣喘吁吁地對我說：

「貴班的圖書流通社成績甚好。」
「那是他們的熱心。」

我淡淡地說。
「希望他們熱心地全數獻給學校！」

說話的人涎着臉。
「那也得由他們自己的熱心去決定。」

我的心先冷起來了。
這時校長也走到來了。訓育主任向他報告
了一番之後，校長掉過頭來向我說：

「聽說社中你的書佔大部分，我相信你的
熱心不後人，尤其是你常爲學生表率！這一
次——」

我趕快去截斷他的野心——
「我的書不打算移動，學生的由他們自己
作主，本週社裏的書已規定其他各班的同學都
可以借來手續借閱。學校的措施由學校負責推
行，我沒有要截斷的義務！」

話一說完，我便向辦公室疾走。

辦公室中，李老師靜然在坐。

幾位同事圍着他，大概是向他慰問。
我不敢看他那已無半點生人氣色的臉，却
聽見他咕哝的聲音：

「……勉強還可以上課，希望預備些新夾
；至于休息，說不上……」

「要休息，除非進了棺材！」
這也許就是獻身教育的讀語了吧。

聽見校長回來了，李老師便站了起來，扶
了自製的拐杖，顛簸地同校長離去。
以後的事是：

李老師當面向校長請求預借薪金給校長賞
面拒絕了。
李老師一頓哭罵。

李老師在校長室門前暈倒了。
李老師被抬回家去了。

心緒焉劣得很，破例早眠。
妻知有異，殷殷慰問，我推說疲倦。我不
願將悲哀的情緒傳染給她。

夜靜了還不能入睡，淚滴枕上，點點有聲
。今天會去看李老師，他已經是奄奄一息。
枯上藥瓶，藥碗之外，幾本教科書，參攷書，
還有學生的作文簿。

「這是厭倒了他的山，也就是埋葬他的
坟土。」

他的妻也有病。
他的兩個孩子還不到十歲。

他的七十以外底父親在欲哭無淚。
我坐了十五分鐘，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十一月×日。

境

今天星期中。
 我想去看李老師而沒有去，空着手去看他
 有什麼用呢。
 滿胸的不愉快。

我深怕着起妻的煩惱。幸而她近來心情有所寄托，因為孩子快出世了，她趕着一些小衣服。新奇的女性在她的心中滋長着，爲了歡迎第一個小孩子的誕生。

對於這，我有我的歡欣，也有我的煩惱。妻對心裏是欣欣不倦地工作着。
 我無心寫作，也不願看書。
 我有許多沒有端緒的思想。
 我爲工作和生活的前途所苦惱着。

和幾位同事發起，在同事間，給李老師。學生知道了，他們也在同事間。
 校長看見了，含笑點頭，他不去接那提袋提的筆，說：「……」

「這很好，我已將藥費送去給他了。」
 他據後來所知，校長是知道了這件事後才使人送錢去給李老師的，而且附上一封信，說明這筆款是李老師的薪金。

小陸回來了，我遞給他那一張捐款收條。
 他看後遞回給我，轉身便向外走。
 我在無人的圖書館中找到了小陸，他的大眼睛睜着兩路大淚珠。

「小陸！」
 他向我做了個絕望的姿態。
 「我的妻病了個多月了，可能說法的錢都日用盡了，現在方便醫院等候死神的降臨！我聽到了他絕望的聲音。」

至此我才知到了他近來一反常態，異常沉默的原因。

小陸的性情是這樣的：他把職業傳給別人，可是當他痛苦的時候，他不向別人訴說，也不希望別人的同情，更絕不要求別人的幫助。他習慣了咬咬牙關受苦。

他是在孤兒院長大的，中學時代也是由孤兒院供給他入學，在太學的時代他是個工讀生。他的妻也是個孤兒，她在高中畢業的時候他也恰好在大學畢業，他倆都有了職業，於是結婚了，一雙在痛苦中掙扎出來的人兒，滿希望幸福的小家庭生活填補過去一切的缺憾。這是一年前的事。

「現在……」
 他是不願向人訴說痛苦吧，突然把話停止了。
 他是怕我向他說同情話吧，突然地轉身走了。

我站在圖書館中。
 上課鐘敲响了，這一堂我沒有課，雖然有一堆的學生作業最好利用這空閒的時間去批改，但我沒有工作的心情。

我依然呆在無人的圖書館中。
 許久，許久，大概是快下課的時候了。
 校役鬼頭鬼腦地溜了進來，嚇了我一跳：
 「校長在房中叫你說話。」

我走進了校長室中。
 「這本畫是你的？」
 我看見了這本畫地在校長的辦公桌上底「靜靜的」的一部。我點點頭。
 「這是從你班的高足底手上拿來的！」

我沒有說話。
 「時間是上課的時間！」
 我有我不說話的理由。
 「給青年看這樣的畫，還在上課的時間看！」

「我不能不說話了。」
 「這是一本並無明令禁止的書！」
 「可是給青年看總有問題——這且不說，單就上課時偷看課外書就是犯規！」

「在常理上來說確是犯規。但有這種現象的發生，學校應該研究其所以發生的原因，單單是看作學生的犯規，並非根本辦法！」
 「你是在替你的高足辯護！」
 校長冷笑起來了。

「頗有此意，但並不盡然，」我冷冷地反攻，「我承認這是學校教育的一種老毛病，常常發生的。校長是辦教育有深長經驗的人，不會不明白！」
 我這樣地給校長冷着子冷箭。

「那詞要辯論！」
 對方是在運用迂迴戰術了。
 「耳聞不如目見！可惜校長不常在學校出席上課的狀況！」

我以退爲進，並採取側擊的方式。
 「這是什麼意思？」
 我看見了不易看見的校長底紅漲的臉，存辨是羞是怒，或者是亦羞亦怒。他這一問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不過是急不擇言的過詞。

我可沒有耐心繼續下去了，便連連地地給予迎頭痛擊。
 「課堂是授受知識學問的地方，如果教師

只在談一會兒時之後，又一字一句地讀幾頁課本。上學生本已認識的文字，就難免使學生間說笑，玩弄，談話……地各過其端起來；偷看課外書的已經算是不肯讓時間白費。這種情形已成通病。如果校長觀察清楚，便也覺得只是責備偷看課外書的學生並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而且是不合理的！」

這一話使得對方一時說不出話來。

這一堂的話是胡科長的。胡科長的教學法很著名，學生們稱之為「三三三制」——三分一的時間講課本，三分一的時間談閱天，三分一的時間讀課本，一堂的功課便混過去了。校長當然不棄於忘記了，曾有學生的代表正式向學校要求換他的事。

校長老想換我會吃斥我，使我不能下台，以幫助他所發動的語言竟實現，他急不擇手段地使學生偷看課外書一事為藉口，想在我的身上成立訓導無方的罪名——據說。師制是可以學生犯規刑其導師的！我早已窺透了他的用心，便緊握了問題的核心，爭取了先發制人的地位，使他無法把攻擊直接傷害到我的身上。

看來下不得台的不會是我了。

「那你想以爲應該怎麼辦呢？」

他沉思了一會，忽然狡滑地一笑，把一個難題送給我。

「這可以因人而異！」我諷刺地說，「不過這是校長的事！」順便把難題完璧奉還了給他。

「我的事，自然——可是你怎樣去處理那個犯規的學生呢？」

我意識到他並不是熱心地要知道我的意見

了，不過是企圖已經失敗，覺得無精打采，而且似乎也沒有什麼話可說，所以便放下了自己的責任部分不說，把話引到我的身上，以便自己易於下台。我却覺得有說明自己的態度底必要，但故意虛挑一槍，落荒而逃地說：

「還沒有決定。」

「爲什麼！」

他果然拍馬追來了。

「因有還沒有到決定的時候。」

「你得說明白點！這是你的責任！」

「我並不逃避責任。」

「可是你的辦法說不出來。」

「因爲你的辦法還未表示。」

「這怎麼說？」

「因爲要知道了學校怎樣去解決，我才能決定怎樣去處理。」

「去一來，如密鑰緊鼓。」

「這是什麼話？」

我看見了一副橫眉怒目的險。

「這理由很簡單而自然，」我微笑起來，「要是學校對這回事在根本上解決的說，則我對學生的守規則問題負絕對責任，而甲相信是容易做到的；不然的話，則我不能勉強學生一定要去聽講課室內的談聞天，而且縱使強制執行也不會有效果的。」

話一說完，我便轉躬而退。

我說了一些愉快的話，可是心裏並不痛快，因爲我知道這對於事實依然是無補的。

而且我知道這對於我會行起更不好的影響，不過我對於一點並不介意。

——X月X日。

今天很不愉快。

消息傳來：李老師已經入了死亡的状态了，證明他仍是活人的只有一絲微弱的氣息。死神在和這不幸的人及其家屬開玩笑，在生和死的交叉點上挑逗起格外傷心。

小陸上下午都沒有回校，我擔心着他也許已成世間最孤獨的人，貧病會把他唯一相依的伴侶奪了去。

一封信证明了未來授課兩天的江先生是辭職了。他是一位深得學生歡迎的數學教員，十數年的經驗使他不必要用三角板及圓規而能在黑板上作很正確的幾何作圖；爲了微薄的薪金養不活靠他吃飯的家人，他不能不放下了手指般親切的粉筆，去經營他外行的商業了。

已經是不健全的教育又患了諸般的病症。佈告箱中新貼上了一個佈告，那就是關於在上課時間偷看課外書的學生底罪狀的公佈。老例的事，老例的方法，老例的話——記大過一次，以警效尤！

如果此外便無下文，關於這一回事我也打算不對學生說什麼話了。

「就讓『大過』去包藏及說明一切吧！我的心靈蒙上了一些灰塵。」

回到家裏，我孩子似地投入了妻的懷抱中，讓他似水的柔情替我的心靈洗了個澡。

我寫一篇評論。

我的寫作是太複雜了，我愛寫散文和小說，也自知只有這兩方面的工作較爲愉快，然而我却不可免地要寫評論，雜文，甚至被迫到無所不寫。

「這是我與生...的忠節全嗎？」
 「這是我與生...的忠節全嗎？」
 「這是我與生...的忠節全嗎？」

李老...
 李老...
 李老...

我達到他家時候，他的屍體已被裝進了
 薄薄的一層木板中。

他痛苦的是他...
 他痛苦的是他...
 他痛苦的是他...

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

他將被大...
 他將被大...
 他將被大...

他只有...
 他只有...
 他只有...

十四他的...
 十四他的...
 十四他的...

對於...
 對於...
 對於...

他是在...
 他是在...
 他是在...

人...
 人...
 人...

我...
 我...
 我...

...
 ...
 ...

中的人...
 中的人...
 中的人...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不能不親手撕毀了和妻所定的睡眠協約，而向睡眠採取協作的時間，真一個可以現錢交現貨的雜誌寫一篇小說。

天，犧牲了睡眠的時間，絞盡了腦汁，曬乾了心血，一篇經歷了許多痛苦才產出來約文字，送到了出版商的手裏，便失去了重量地一概給予每千字若干元——計字算錢的寫作生活是可笑也是可憐的呵。

這是在立成雜誌創刊的八月八日。昨夜睡得還；也抽得多；喉痛的老毛病又發作了，我還是用老方法去治療它。一杯苦澀的藥水，中，公明或：呵！是！李老師的父親在醫院出現了，而且在課堂裏講書。

這個七十多歲的老學人，鬍眉皆白，牙齒盡脫，舌頭呆滯，活像木頭，現在是繼續他已死的兒子處來的工作而搬移教壇。

這是什麼一回事呢？如果我們還記得校長曾經借給李老師一筆預支的薪金，則這一回事便不足為奇了。然而校長却向人作慈善家之意態而表示：這是敬老憐貧之意。

晚上，那個參加演講比賽的學生來訪。他告訴我，今天給校長關閉在房子中作了一小時以上的盤問。

誰人指使你？他指存什人？還計劃要做些什麼事？校長再三鄭重地提出警告：「說出來，改過自新，否則你的事非不然你說不了關係，很有危險。」

這簡直便這個懶漢的青年弄糊塗了。後來他把校長的意思弄明白了，說來說去，非想在這個青年的口中得到這樣的話：是有一個人供給我演講的材料，他們有秘密的組織，計劃做許多事。

然而結果他卻給迫得要哭出來地說：「演講的材料是從一本舊雜誌上得來的。沒有人指使我，我也不相識有甚麼組織和計劃的人。」

校長失望地把他放了出來。如果不是由這青年當面對我說的，我真不相信竟有這樣的事。這種居心，是由於神經失常，阿還是想故入人罪呢？

然而，這地想在我的身上製造出毛病的這一點我是明白的。我深深地感到政治的惡性細菌底無所不入，無處不受傳染！

連夜失眠，精神疲乏。近來的刺激是太多了，本來強健的精神是可以把這克服的；可是精神疲乏之際，便給了它圖進心靈進行擾擾的機會。

我突然變得愛胡思亂想。些可怕的幻覺常常旋轉在我的眼前。這像下去是很可慮的。

我接受了妻的溫柔勸告：早上多睡了一會，下午放下工作到郊外去散步。許久不接近大自然了，一旦投身於青山綠樹之間，涼風如水似的把人洗滌，頓覺煩燥全消，苦惱解除，緊張成弛。我們嘻嘻說笑。

我們投擲在羊頭如一般破皮的孩童。我歎息着人類的文明底畸形發展弄壞了原有的和諧。

我覺得現代人除了致力於征服自然之外還得向自然學習。

我俯伏地而微笑了。我們帶着恐懼感而氣息與奔騰中呈顯。這是晚報上有上區新聞，像一條棍，在眼前舞動，把從自然中帶回來的快樂打得粉碎。

「神秘教師」

教師突然發狂。這是在一個多雲的下午。我獨自走在街上，感到一種莫名的恐懼。這時，一個神秘的人影出現在我的眼前。他穿着黑色的長袍，戴着一頂高帽，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閃爍着幽綠的光芒。他對我說：「你已經被選中了。」

我聽着那聲音，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他對我說：「你已經被選中了。」我聽着那聲音，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他對我說：「你已經被選中了。」我聽着那聲音，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他對我說：「你已經被選中了。」

……將之送入瘋人院去。

……X.X.中學教師，因愛妻懷孕
病死，刺殺過度，以至瘋狂。夫妻居
此，並無其他家人，今一死一瘋，實
為奇事也。

……這一番悲慘的活劇，在我的眼前反覆地演
出，我一直靜靜地眼睛看到天明。

……我注視在病院看見了小陸。
披髮遮面，衣衫破爛，身上傷痕多處，血
跡斑斑。

他覆臥床下，伏枕而哭。
……我立知悲慘之深淵。

小陸的瘋狂，比李老師之死給我更大的痛
苦。

小陸……小陸……
他似乎已聽不見我的呼喚，終於停止了
哭聲，靜靜地睡去，也不給起死回生。

我不知自己是在哭，還是他哭了。
他可憐的挑起來了；臉上淚痕淋漓，眼睛
像兩顆紅色的星星。

然而他始終瘋狂地笑起來了。

……這是我聽得最時時發出的聲音！
我把手從鐵欄柵伸了進去。

他似乎不認識我，或者不願表示認識我，引
着手，掉過臉去……

……我試着又呼喚他的名字幾次。
別人的呼喚對他不再發生意義。

你把我歡樂傳播給別人而把痛苦深藏在
心靈中的年青人啊，你的心靈像瘋狗狂吠，
炸彈，終於爆發，炸毀了你全部的神聖！
回到學校，又聽到了新的謠言：說小陸是
詐癲扮狂，實仍一危險份子，他的相識中頗有
些同黨云云。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我……我……
我看見……我看見……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我忽然感到這謠言的價值。
可是我一時竟覺得糊塗起來。

丁太……

電燈亮了又黑了

范 變

電燈

夜映都市的鏡子
 枕倚七條馬路上
 停照映着香粉陣列裏的
 山行身那們五彩翩翩的錦衣
 世間塵埃都凝着假像的
 對章餘殘存時痛飲

電燈亮着

我懷裏的
 那與那歡修飾
 而又愛噴煙霧子的人們
 不想美化面前有罪惡的對立
 寧願自己極寤息在黑暗裏
 竟想這鏡子用東西來遮住了

當電燈亮着

這都市
 總換着們所請罵
 這都市的痛飲
 總換着們所請罵

但它還是一個光潔的靈魂
 變守舊舊同向上發展的意志
 我測養養的着伏詭謀的心臟

許多人門
 白天向別天換了勇氣
 回來在電燈下

臉龐展開甜潤的笑容

做他自己所要做的工作
 讓馬路裏漸漸印光
 激激着心裏的痛飲
 愈顯靈辨明或轉轉想的方向

然而電燈黑了

爲什麼被解放下的土地
 還有頑強的黑暗的存在
 我知道

夜的時候很早
 離黎明又還遠遠
 爲什麼教人們
 去像最暗間的幻夢

黑了
 無光的街
 無光的人羣
 浮在人們的思念裏的
 無光的理想
 無色的計劃
 無光無色的而又不可知的明天

他焦急了

來快去停停去傳達命令
 如果誤時又要受嚴懲的傳令兵
 他焦急了
 今天這世界的消息
 要他從耳筒裏聽來去傳播的收報

他焦急了
 來快去停停去傳達命令
 如果誤時又要受嚴懲的傳令兵
 他焦急了
 今天這世界的消息
 要他從耳筒裏聽來去傳播的收報

他焦急了
 來快去停停去傳達命令
 如果誤時又要受嚴懲的傳令兵
 他焦急了
 今天這世界的消息
 要他從耳筒裏聽來去傳播的收報

他焦急了
 來快去停停去傳達命令
 如果誤時又要受嚴懲的傳令兵
 他焦急了
 今天這世界的消息
 要他從耳筒裏聽來去傳播的收報

他焦急了
 來快去停停去傳達命令
 如果誤時又要受嚴懲的傳令兵
 他焦急了
 今天這世界的消息
 要他從耳筒裏聽來去傳播的收報

他焦急了

廣客能買品的小販
 還沒有接到客人的馬路天使
 焦急呀焦急呀
 去快去停停去傳達命令

而我的心

不但焦急而且沉重了
 在電燈下我才提起了筆
 多麼突然憂傷地
 寫着過去八年來的黑暗史頁
 但電燈忽然黑了
 好像過不完的黑暗的日子
 還要再來似的
 我擲下筆

讓那黑色的耳淚
 撒下了我的殘酷的記憶
 又讓那黑色的土壤
 掩埋了我的活躍的詩情
 任憑了電燈
 帶來人們的厭悶與失意
 但光明的嚮往
 讓那漸漸在心的裏
 馬路上
 響起逐漸潮似的人語
 電燈亮了爲什麼又黑了
 聽呀

任憑了電燈
 帶來人們的厭悶與失意
 但光明的嚮往
 讓那漸漸在心的裏
 馬路上
 響起逐漸潮似的人語
 電燈亮了爲什麼又黑了
 聽呀

任憑了電燈
 帶來人們的厭悶與失意
 但光明的嚮往
 讓那漸漸在心的裏
 馬路上
 響起逐漸潮似的人語
 電燈亮了爲什麼又黑了
 聽呀

任憑了電燈
 帶來人們的厭悶與失意
 但光明的嚮往
 讓那漸漸在心的裏
 馬路上
 響起逐漸潮似的人語
 電燈亮了爲什麼又黑了
 聽呀

任憑了電燈
 帶來人們的厭悶與失意
 但光明的嚮往
 讓那漸漸在心的裏
 馬路上
 響起逐漸潮似的人語
 電燈亮了爲什麼又黑了
 聽呀

任憑了電燈
 帶來人們的厭悶與失意
 但光明的嚮往
 讓那漸漸在心的裏
 馬路上
 響起逐漸潮似的人語
 電燈亮了爲什麼又黑了
 聽呀

任憑了電燈
 帶來人們的厭悶與失意
 但光明的嚮往
 讓那漸漸在心的裏
 馬路上
 響起逐漸潮似的人語
 電燈亮了爲什麼又黑了
 聽呀

任憑了電燈
 帶來人們的厭悶與失意
 但光明的嚮往
 讓那漸漸在心的裏
 馬路上
 響起逐漸潮似的人語
 電燈亮了爲什麼又黑了
 聽呀

任憑了電燈
 帶來人們的厭悶與失意
 但光明的嚮往
 讓那漸漸在心的裏
 馬路上
 響起逐漸潮似的人語
 電燈亮了爲什麼又黑了
 聽呀

月亦事使官民地接落着在叫

聽呀
 修馬路的美九眼着鐵錘在叫
 聽呀
 碼頭挑伏拉着起重機在叫
 這些一最有力的聲的擦擦
 聲的抗辯

然而

一個家在黑暗裏的問題
 電燈黑了還是黑了
 沒有人敢提出答案
 電燈亮了爲什麼又黑了
 站崗上的警察無法解答
 電力公司的管理員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然而
 一個家在黑暗裏的問題
 電燈黑了還是黑了
 沒有人敢提出答案
 電燈亮了爲什麼又黑了
 站崗上的警察無法解答
 電力公司的管理員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然而
 一個家在黑暗裏的問題
 電燈黑了還是黑了
 沒有人敢提出答案
 電燈亮了爲什麼又黑了
 站崗上的警察無法解答
 電力公司的管理員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然而
 一個家在黑暗裏的問題
 電燈黑了還是黑了
 沒有人敢提出答案
 電燈亮了爲什麼又黑了
 站崗上的警察無法解答
 電力公司的管理員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然而
 一個家在黑暗裏的問題
 電燈黑了還是黑了
 沒有人敢提出答案
 電燈亮了爲什麼又黑了
 站崗上的警察無法解答
 電力公司的管理員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然而
 一個家在黑暗裏的問題
 電燈黑了還是黑了
 沒有人敢提出答案
 電燈亮了爲什麼又黑了
 站崗上的警察無法解答
 電力公司的管理員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然而
 一個家在黑暗裏的問題
 電燈黑了還是黑了
 沒有人敢提出答案
 電燈亮了爲什麼又黑了
 站崗上的警察無法解答
 電力公司的管理員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然而
 一個家在黑暗裏的問題
 電燈黑了還是黑了
 沒有人敢提出答案
 電燈亮了爲什麼又黑了
 站崗上的警察無法解答
 電力公司的管理員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然而
 一個家在黑暗裏的問題
 電燈黑了還是黑了
 沒有人敢提出答案
 電燈亮了爲什麼又黑了
 站崗上的警察無法解答
 電力公司的管理員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然而
 一個家在黑暗裏的問題
 電燈黑了還是黑了
 沒有人敢提出答案
 電燈亮了爲什麼又黑了
 站崗上的警察無法解答
 電力公司的管理員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報紙上的政論家無法解答

高原戀歌

今央西黃河兩岸
這綠色的高原

熟潤的豐滿南高原底
綠色的生椰樹乳汁，
綠色的森林的幽蘭，
綠色的繁茂的原野……

在這里，向遠方
我噴着黃龍千甲東
我噴着高原的戀歌

我願歌，波動在
綠色的廣場上

從你的舞臺，
又送開了腰肢的波浪。

是牧童吹奏的牧笛，
是這塵埃的歌聲

從山谷里，
草裏里

小溝旁
綠林上

夾着草葉的哀鳴，
羊羣的呼叫，
馬隊的嘶嘶

送來了高原的

古塔所出的歌聲去歌

春和坡畔的花草果林
在溫暖的風里茁長，
而在精細的季末夏初，
吐出的人們的念裏的
粉紅的人們的念裏的
各種不同顏色的花朵；
這些鮮艷的目的花朵啊！
開過山崗，
開過小溪……

小溪的流水
從你的懷中流走了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那一片綠澤水面的花冠。

山的那邊開
小溪的岸旁，
你是又有入在歌
我是山嶺的兒子，

我是山嶺的兒子，

喜馬拉雅山

期前像深處的戀情的

變著出開關的
土地帶來人
森林……

阿以羅
跳着舞
舞着舞
舞着舞
舞着舞
舞着舞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那
那
那
那
那
那

遠方的歌聲
你願會聽過這熱烈的
高原的歌聲
你要看那食品的小姐
高原這樣美麗的綠色嗎？

高原是健美的啊

你看：

喜馬拉雅山其味是幽煙的碧峇
屹立在綠的邊緣橫斷山脈
舞臺的綠的舞臺的綠的舞臺，
怒江又翻過江，富良江
成了它的綠的舞臺的綠的舞臺
成了它的綠的舞臺的綠的舞臺
成了它的綠的舞臺的綠的舞臺
成了它的綠的舞臺的綠的舞臺

成了它的綠的舞臺的綠的舞臺
成了它的綠的舞臺的綠的舞臺
成了它的綠的舞臺的綠的舞臺
成了它的綠的舞臺的綠的舞臺

你那大南風
你那大南風
你那大南風
你那大南風
你那大南風
你那大南風

你那大南風
你那大南風
你那大南風
你那大南風
你那大南風
你那大南風

你那大南風
你那大南風
你那大南風
你那大南風
你那大南風
你那大南風

那濱池，洱海的水，
那是海一樓的白雲，
那是海一樓的白雲，
那是海一樓的白雲，
那是海一樓的白雲，
那是海一樓的白雲。

綠色收獲的有浪出舞臺的

菜田里
碩壯的蕃茄，薯蓣……
果林里
豐碩的梨子，黃果……
這時

高原年青的姑娘們，
採摘着田野里
山嶺下的果實，
望着那些果實茂盛的光輝，
她們種着又結了……

高原的人民，
他們是知道怎樣
珍貴着戰鬥的春天，
爲了忙於墾地，播種和耕作，
他們不敢偷閒，
因爲，他們所望着

明天將開的花梁……
昨天，侵略

騎獸的血跡，
不是流染過高原的土地嗎？
而今天

迎着紅色的陽光，
農人們又用鋤頭，
翻開那血腥氣味的土地了，
在他們棕紅的皮膚上，
顯現出人類原始的生命力；
在他們沉毅的生活里，
隱藏着熾烈的戰鬥性，

昨天我看見過

高原人民的血，
像解凍的熱流，
從冰冷的日子裏，
噴出來了！
噴出來了……

他們支不住奴隸的鍊銼，
他們受不了窒息的氣氛，
他們要自由呵！
於是，他們的血，
在戰鬥的行列里，
在綠色的高原上，
流着，汎濺着……
(他們的聲音，

就是戰鬥的呼號……)
今天，
高原人的血，
爲民主，爲自由
爲國家的新生……
還是在繼續地，
死湧地，
汎濺着呵！
今天，
我熱戀着
這綠色的高原。
熱戀，這西南高原
綠色的生命的乳汁，

綠色的高峻的山崗，
綠色的繁茂的原野……

歌頌，這高原上
解凍的熱流
今天，向遠方，
我咆着，
我底高原的戀歌，
讓這歌聲
揚揚
更高，更响……
三五、五月昆明稿

夜

鄭子歸

當太陽的脚步
走到最疲憊的時候
夜就鑽出來了。
一切回到始去
夢的河流汎濺着……

哭出了當年的天真，
失戀的情人重浴愛河
洗盡滿胸的凄楚，
囚徒在鐵窗外狂笑，
跛子生出蔽日翅膀，
荒墳內的死者回來了，
樂園中的鐵樹開花了！
……
夜
是理想的王國

人間的天堂！
夜
是白天的晝裏
人類的慈母！
……

你黑夜，
安心地住下吧，
讓人們到你那裏
尋回白天所沒有的，
拾回白天所遺失的，
讓委屈者向你傾訴
失意的受你撫慰，
讓笑去統治世界
讓一切的希望
都成現實吧！

赤陽光的詩篇 (詩集)

洛川

一 戲的夢

火車開行又開頭，
火車裏的喧嘩使我安睡。

而今天

我懷裏滿載
我懷裏滿載的旅夢，

而這些夢是那樣
火車的開行而行的。

因你，因你，因你，
因你，因你，因你，

媽媽走來，
媽媽走來，

過路，
過路，

我險些死去了，
我險些死去了，

你的臉龐是那樣好，
你的臉龐是那樣好，

接連着接連着，
接連着接連着，

跑到那樣的遠處，
跑到那樣的遠處，

你回過頭來，
你回過頭來，

帶了什麼東西回來，
帶了什麼東西回來，

爲什麼要那樣，
爲什麼要那樣，

我並沒忘記，
我並沒忘記，

在這些夢裏的，
在這些夢裏的，

爲我唱過的星的話，
爲我唱過的星的話，

爲我講過的
星和太陽的，
星和太陽的，

突然，
突然，

從車窗裏，
從車窗裏，

醒來，才知道
到這了，「鄧家塘」。

×

故鄉近了，
故鄉近了，

我望着滿天星斗，
我望着滿天星斗，

默禱家園的無恙，
默禱家園的無恙，

而我的心卻像
火車開行時，
火車開行時，

如念
如念

黃田壩，
黃田壩，

找不到空曠的地方了，
找不到空曠的地方了，

縱然有幾塊地，
縱然有幾塊地，

和偏僻的斜坡，
和偏僻的斜坡，

也給人家用竹干圍了起來，
也給人家用竹干圍了起來，

就種着幾株頭的一顆古樹，
就種着幾株頭的一顆古樹，

古樹旁，
古樹旁，

都種着幾株，
都種着幾株，

於是，
於是，

黃田壩的一切
是屬於商店，
是屬於商店，

住宅和電燈，
住宅和電燈，

×

黃田壩像，
黃田壩像，

雙耳而又盲目的老人
任一般小孩子
在他老人家面前捉蠅

黃田壩比不到一個佃農，
黃田壩比不到一個佃農，

佃農在收割期間，
佃農在收割期間，

可操縱許多機器，
可操縱許多機器，

和運送許多糧食，
和運送許多糧食，

及牛吃的稻草，
及牛吃的稻草，

而黃田壩所能享受的，
而黃田壩所能享受的，

只有人們的煩擾與喧囂，
只有人們的煩擾與喧囂，

在深夜打更者敲過
第三次的更鼓之後，
在深夜打更者敲過

在浮橋那靜靜的
了靜靜的，
了靜靜的，

還有吹口哨的人，
還有吹口哨的人，

還有笑嘻嘻的，
還有笑嘻嘻的，

還有乞丐在燒柴取暖，
還有乞丐在燒柴取暖，

和着微弱的，
和着微弱的，

貧乏的鄉村

刺人眼淚的太陽
瘋狂地

強烈地
強烈地

放出惡人的熱力
放出惡人的熱力

紅燦的日光
紅燦的日光

路旁烏黑的地
路旁烏黑的地

像火爐中的爐塊
像火爐中的爐塊

發出閃閃的光
發出閃閃的光

灼得腳底發痛
灼得腳底發痛

一陣陣地
一陣陣地

倦人的氣息
倦人的氣息

揚起了又細又燥的黃沙
揚起了又細又燥的黃沙

和那潮人喉嚨的塵土
和那潮人喉嚨的塵土

在搖動的樹蔭下
在搖動的樹蔭下

蹣跚一條疲憊的黃牛
蹣跚一條疲憊的黃牛

瞋目張口
瞋目張口

懶懶地及揚着
懶懶地及揚着

方形的圓盤
方形的圓盤

有節拍地在右動着
有節拍地在右動着

白色的塵沫
白色的塵沫

一絲絲的滴到草地
一絲絲的滴到草地

一種古舊的老牛車
一種古舊的老牛車

靜悄悄地停在他的身旁
靜悄悄地停在他的身旁

兩條長長的車轆
兩條長長的車轆

呆呆地指着深綠色的葉叢
呆呆地指着深綠色的葉叢

和從葉叢中透露出來的青天
和從葉叢中透露出來的青天

悲哀的電燈

我無聊地倚窗，天灰留給山城

山城，任你怎樣親熱，

也不能拖住我的行囊，

我不能再睡，非找理由，

並沒有其他什麼理由，

而是我這苦悶的眼睛

看不敢看這座山城的行囊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柑子

(外一章)

黃思達

得學勤

你贈給我二萬個柑子

你叫我寫給你一首詩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這願意向你說教，

我要留給你這張照片
可是，
山城呵，
別待你不要說我
如此的多嘴呀！

四 未完的詩

我沒有生母養育和遺留

我不會忘記，

母親在停止呼吸前幾分鐘

她揮扎着，

流着口沫，

她以苦痛的慘笑

笑閉了枯澀而發紫的眼睛

x

母親死了，

她那奴隸的凄苦的淚水

x

裹着痲癩的身體，

裹着收縮的乳房，

裹着發紫的肺，

裹着破碎的心，

同着人間的辛酸和災難。

x

用什麼來做母親的祭禮？

我默然，

木潔的渣滓，

似曾識了我的靈魂的遺遺。

呵！這是我這苦難的

受不災難的受襲

而顛了的母親。

x

一九四四、一、二〇、

在路的兩旁

兀立着一堆堆不成形的

破碎的茅屋

杉柱一支支地伸出來

撐着那些快要倒下來的身軀

像一個兩個……

衣衫襤褸

面目黧黑

瘦骨嶙峋的老乞丐蹲在那兒

在一個茅草也印了下來矮矮下

一條陰影的黃泥地上

做着一個黑色的

瞌睡

毛茸茸只現出紫色皮膚的

母狗

在它的身旁

x

坐着一個披開領扣的女人

正在替她的女兒披開頭髮

鎖着鬚子

x

幾個赤條條的

光禿的、赤褐色皮膚的孩子

骨節不根地凸起

移動着皮球般鼓動起來的大肚皮

時時發出嗚咽聲

道遠着那些發出沉重嗚咽聲的

羸弱的母親

x

這貧乏的鄉村

是我們中國一般的鄉村

這破爛的鄉村

這破爛的鄉村

這破爛的鄉村

這破爛的鄉村

這破爛的鄉村

這破爛的鄉村

這破爛的鄉村

這破爛的鄉村

這破爛的鄉村

這破爛的鄉村

這破爛的鄉村

這破爛的鄉村

這破爛的鄉村

這破爛的鄉村

柑子有着—層光潤的紅皮
 柑子有着—溫甘美的液汁
 柑子的紅皮給冬季的濃霜塗抹了的
 柑子的液汁到了冬天就甘美欲流

柑子根生的地方有着不會枯黃的綠色
 柑子根生的地方有着我愛聽的候鳥的歌音
 柑子開花的聯節，是光迴人的時節哪
 柑子紅熟的日子，正好冬神合上乾澀的眼皮歸去
 柑子以生命的紅線招來了一年四季的春天

我怎能不領受呢
 你贈給我這隻柑子
 胸來我睡不著呵
 把柑子拿出來
 撫摸著又凝視着
 可愛的柑子
 你彷彿是我昨宵夢見的
 詩國裡的一顆星粒。

那麼星阿，你出現得多麼好
 一個夜行的人有一顆星
 是多麼末幸福。我得朝向着你
 一步一步
 走向幸福與美交織着的詩的國土

給丘慧

記否？丘慧
 在那個潮濕的天氣
 我到上座酸酸的城市叩訪你

你帶我到一塊空曠的城郊去
 揀一塊綠草如茵的地方坐下
 你指着那一顆個隆起的土堆
 說有幾個罪犯
 正直而不幸的
 堅強不屈的在那塊地方倒下

隨後你又述說這城市的一些悲慘的故事
 悲慘的像一條永無止歇地洶湧着的河流
 那時蒼茫的霧靄已不知不覺地盪來
 我的心裡充滿迷離的感覺
 輕輕地靠近你的肩膀
 低低說話

記否？丘慧
 就在我們并肩而坐的地方
 旁邊流過一條歌唱的小河
 清脆的音韻起處揚起一盪盪的清波
 清波以明亮的媚眼脈脈地向我們逗個
 小河的旁側有人架起一個個木橋
 像一個歌者接續着小河的音韻
 又像一個戀人替她的情侶安排一個節目
 小河替農夫讓出一個工作的時間
 替他們減少工作的疲勞
 替他們剩點時間
 牧牛的、割草的、鋸豬的、養孩子的
 可是悻悻的風雨每每無端地突擊這小河
 一個清新的早晨或是一個寧靜的夜晚
 小河會突然癡癡地暴跳起
 以狂浪、以沉洪的聲响奔告農民
 可是這對農民呢，一點也沒有驚怪
 他們步到河邊

看看這狂浪吞沒了依然屹立的木橋
 又走回去了
 他們自信地
 在一個清新的早晨或是一個寧靜的夜晚
 他們又担着一担担穀米到河邊去……
 丘慧，這是怎麼的？這小河呵，原來是條小河
 它向着我們熱誠地睜着眼睛，脈脈地睜着眼睛
 呵記得不……

記否？一個個木橋
 沉重而又活潑
 起落着像不像一個個不倒翁

然而這細碎的記憶
 落在我們多難的心板上
 時間相去又那末悠長
 容易淡忘了，容易淡忘了呵
 可是今天你活在香港，我活在廣州
 戰鬥着，大家都健康，大家都很好
 大家都有着一個同好的良好的志向
 不也是那度細碎的記憶
 早就替我們排好了一條活路

恐怖境界

吳福大著

我孤獨地跨進了這條沉靜的馬路，這時已萬籟俱寂了。只有寥寥的幾盞黯淡的燈，淡淡地射着，使一切死寂的灰黯。

我渴望能有一個比較舒適的旅舍歇歇，和能得到一些美味的食物充飢，這意念攪作了我疲乏的身體，我得繼續走了很多路，及至我發現了，幾盞光輝燦爛，人聲喧鬧的店舖時，它更鼓舞起我很大的興奮；我更踴躍地進門，在靠近門的一張小桌子上，放下我僅有的「一個行囊」——一個裝滿真正義法酒的小皮箱，然後，我面對着深遠、寬敞的餐廳坐落，許久，不會有一個人來理我，堂倌們穿梭似的忙着進菜上湯，客們隨接不暇的喝酒猜拳，笑聲、呼聲、和鼓掌聲，震蕩了那個死寂的城市。由於我激烈的食慾衝動，對着這種情景非常生氣。

堂倌：「我的用手力的向桌上一拍，可是叫聲停止了了好久，裡面依舊沒有反應。」

堂倌：「我感到極度的胃火，胃壁竟似從胸襟中暴裂出來的。」

過後，有一個高大肥壯的中年人搖搖擺擺的出來。

「幹什麼？」他的態度非常嚴肅，他的聲音非常不客氣，他那炯炯發的眼睛放射着輕視的目光，他那滿下巴的鬍鬚襯托出他的兇橫，暴戾和殘酷。

「給我拿些飲食來！」我按捺住自己的性子說。

他沒有做聲，狠狠的瞪着我。

「照價付錢！」我又加了一句。

他沒有動，這道裡沒有飯菜，他說着，他雙手插在腰上轉身又大搖大擺的離開了。

這道裡我因對我的藐視，而感到極度的憤恨和悲傷，我思量着種種報復的辦法，我利用充滿了仇恨的目光射着他的背影，馬上我有了一個新奇的發覺，這道裡粗大濃密的毛尾巴。像掃帚一樣跟着他在地上掃移。當我再仔細的觀察正在裡面歡樂的一群時，他們也同樣有大尾巴，而正不同狀態的隨着他們坐着的姿勢擺蕩在大坐椅上，這種出奇而恐怖，緊緊的駭住了我，我驚惶失措的逃出了大門。

離開了這家不遠，馬路上的二旁依舊被濃雲在濃霧中灰黯中，現在，我覺得非常奇怪了，我恐懼着周圍的一切都是同牌人形的怪物。我放腳步，很小心的向前走着，怕驚動什麼，但我的心正自憐憫，忽然後面有一道閃閃的馬蹄聲，由遠處而步步迫近我，我害怕極了，立刻，本能的躲入路旁的一處僻靜的角落，並且蹲伏在地上；不一會兒，五匹高大的馬就停立在我面前，我從暗處可以窺看得很清楚，五個大高個子的人，圍成一個圈，圍着我，他們的衣服非常華麗，華麗，但是，我所能看到的他們的肉體，是奇異得可怕，巨鷹般的頭，鉅形的嘴，很有稜角的露在嘴底，那抓着繩索和握着光亮新式短槍的手，活像一對鴨爪，他們互相喃喃地談着，談調非常滑稽，字音非常含混，我準備信，他們所用語不是我們同類的言語。

這個情況繼續了很久，後面又傳來了一片悲慘的呼號聲，接着似風捲土一樣，擁來一羣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他們像被獵人所追趕的野獸，踉蹌奔逃，作着絕命的哀鳴；但是，當他們一羣一羣互相擁擠的怪物時，一聲驚叫，隨即反身，於是像潮水般退去了。那五個人，望着這羣可憐的獸，發出惡毒的冷笑，他們揮轉馬頭，發動槍械，向正退去的人們掃射，霎時空中充滿了火花，慘呼聲與子彈暴發聲混成一片。

但是，不久，一切又復歸於沉寂。

我的心驚跳得厲害，差不多把我也從口中吐出來，醒現在做們又平平靜靜的開始談話了。十個馬蹄不住的移動着，四個馬蹄聲離我五寸時，我真想跳起來逃去另一個角落裡去。這個惡毒的怪獸完成，馬蹄却已經踏在我的背上了，我瘋狂地扭扭扭扭的轉動，我準備信我平生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這大膽的舉動，這突如其來的怪獸，把五匹馬嚇得直跳起來，把騎者都摔在地上，然後牠們繼續地圍住我的馬蹄逃去了。

之後，我從驚恐的麻木中清醒過來，我窺聽了一忽，四周再沒有一些聲音，就連那被摔倒在地的五個怪獸的呼吸聲都沒有，我準備相信他們已經昏厥或死去了。這時，我驚慌的起來，提着皮箱，跨過他們的屍體

我這跟着馬去的方向過去。

我繼續的並且跑得很快，一直到我被一座巍然的高大建築物阻擋了我的去路，我才停止脚步，現在我到了絕路了；來的路上，我自覺地恐怖還沒有消退，或者甚至還在繼續增長着，我沒有勇氣回去。雖然，那高大建築的大門上，接置着電鈴，隨時可以接開門，但是，我直覺的感到裡面沒有見到的恐怖，不亞於剛才我所處的那個境界，我四周顧盼，兩旁店舖都嚴森森的緊閉着；我無可奈何地慌張的旋轉着，最後我才發見了緊靠着高大建築物的墻圍左右，有二條狹窄的巷子，那右面的巷子內，佈置着發電光的鐵桿，它們正閃發着各種顏色的迷眼的強光。我站得老遠的望了一會，就走開了。那左面的巷子，却是無一些障礙物，只是太狹了，像我這樣肥壯的人，猜想是很困難通過的；我猶豫的在巷口。但是就在這時，我聽見雜沓的馬蹄聲漸迫近了，同時，那建築物的大門也豁然開朗了，接着從裡面出來許多頭頭腦腦的人，筆挺，華美的衣服，掩蔽了他們毛茸茸的身體；他們一發見我立即向左面的狹巷中鑽，對於兩壁緊壓的磨擦破了我的胸背的劇烈的疼痛，我完全忍住了；足足有兩個多鐘點，我始發覺自己已浸入於黑暗中，而且那巷已經發得兩壁着實實的夾住了我，我不再移動前進。

這樣我不知經過了多時，我只感覺到全身麻木，四肢漸漸地失去了知覺，那個小皮箱就不知不覺的掉了；它着地破裂的聲音，在巷中起了一個很長時間的共振；聲波就似波濤一般，有力的推開了二堵高牆，一步步而至於無形無際的天際，於是，我飄蕩在渺渺茫茫的大空中，我身體的重量不住的使我迅速地下沉，雲霧就似激流般從我周圍擦過，心在聲空中狂跳，血潮與風勢努力的搏鬥。我舞手蹈腳的希望攀住一件實物；但是經過了非常長久的時候，我的腳才踏了實地。我呆站了良久，我的神志方從虛無中恢復過來；現在，我覺察自己是停立在一個高峯的平崗上；我坐倒在地上，等待疲乏消滅了，然後我開始向各處觀察。平的崗那一端是一大片濃鬱的森林，森林中蔓延了奇花異草；三三二二掩合的大樹幹上，建築着非常精細的高巢。我緩緩地在林中行着，芳草清沁了我的心肺，我慚愧地感到自己是這樣渺小和污俗，這種意思越來越強，不久完全的侵佔了我的心肺，使我非常生氣，我不想再繼續在這花錦繡地中前進，因此我折回原路；我的思想跟着我的脚步歷演

着恐怖，執迷和憤慨。

「Hello, Miss」突然我的頭上拍動一聲，嚇了我一大跳，原來是一隻巨鷹，舉着一言，正與我打招呼。

我只瞟了他一眼，繼續的前進。

「What」像是一隻龐大的紙鳶，失去了風勢，括然的落在我們的面前，他禮儀裏裏的阻止了我的去路，他的嘴臉雖然醜陋得可怕，但是，他那像煞有介事的架子，却大有人的風態，「I wish to see you」

「What, if you wish to see me」那尖長的嘴已啣着時髦的領帶，他的眼鏡不合適的算着小眼睛，兩隻翹勝像人的手一般玩弄着精緻的衣襟。

我仍向他瞟了一眼，但是，這次我是含着着極度的鄙視，我竭力躲避着他，然而他用着最靈巧，最活潑的動作兜攔着我，他緊迫着我，無論路可走的時候，空中忽然又飛來了四五隻，槍槍惶惶向那隻正在調我的巨鷹，呢呢喃喃的用他們的鳥語報告了些什麼，隨即他們就攔了我飛去了。他們臨去時向我投的一這采鏡目光，幾乎砍斷了我的神經，不禁使我接連的打了幾個寒慄。

他們的影子已經消失在雲霧中了，恐怖更強烈的抓住了我的心，我因此匆匆忙忙的逃出了森林。拼命向深處的黑暗的處處奔，因為出了森林我才發覺四周已陷入於黑暗中了。

終於，我聽到了震天價的雷聲，並且也望到了一片紅，我盡我可能的速度，達到了那裡，那裡有成千成萬的人正在慶祝，「他們的高歌，他們的歡呼像是一江春水的沸騰，因此我的心中也起了歡樂的共鳴，身體頓時感到非常的輕巧，從人海中擠到一座高台前，仰視着那位正在歡笑的白髮的老人，我的臉上不自覺的也演了同樣的笑容，老人的目光非常銳利，立刻發見了我，於是他從台上下來，跑到我的身旁，溫和的拍着我的肩，我的肩膀隨即像担了千萬斤的重担一樣沉重。

「啊！幹嗎？」我失聲地叫出來。事地：四周的一切都改變了；哀號聲控制了整個的周遭，無數的毒火助長着一群惡狼，猛烈的向可憐的人們追逐……

我的夢就如此醒了，但是那老人交給我的重担，從今後，却不會盡的負擔着。

一九四六、八、十一夜、於渝九龍坡

萊大姐

陳媿

從遙遠的荒涼的地方，我如同一只初出穴的獅子，躍進了這人流洶湧的、被勝利光輝了的都市。爲的是看一看那垂的繁榮，人類集中而熱烈與力和呼吸一下都市的氣息。

誰知是幾許的黑暗，幾度的月圓了！由隆冬到梅暑，該是跨過了三個季節吧！到如今，我是更懂得都市，更了解都市的祕密了。因爲在都市裏，高樓上有豪華的貴族，街巷角有死屍般的活人……

尤其是黑夜，我更不敢在都市裡像夜遊魂般的遊來遊去。我怕都市物質對我的誘惑，我怕街生活死屍發出腐臭的氣味，我怕有人向我伸出貧窮的手或抓手，尤其是怕着橫衝直撞，馳過眼前，撞死人命的「吉普車」；而且，我還怕看擲手榴彈、亂槍打人等意外發生而又常見的事。

爲了這一個朋友開始他更遙遠的征途。今夜，我懷白天覓食的老鼠般胆怯，伴着都市的夜色歸來。

是仲夏之夜，月色很美，繁華以嘲笑的眼俯瞰這不合理的人間。而我呢，却是以超出了勞人思婦般的情感，來欣賞這悅人的夜色，摸索着我自己沈沈的海底。

「妹妹」一個熟悉的聲音呼喚着我的乳名，我的衣角給一隻手拉着。我幾乎不相信我的眼睛了，隔別了十二年的萊大姐竟變得這樣的蒼老，這樣的蹣跚和憔悴了。昔年哺育我的姐姐，今日變了街頭的乞丐。我心裡一陣的茫然，我想說：這裡一定有一段傷心底故事，讓我請她吃一頓飯再問她罷。

在街邊，萊大姐拉來了兩個她底孩子，女的十歲叫做阿嬌，男的八歲叫做阿寶，萊大姐將她兩個孩子告知我之後，以一種異樣的表情，眼帶我走入一間普通的小飯店。對請他們痛痛快快吃了一頓飯。當我伴他們在食飯的時候，多少人以一種驚奇而鄙視的眼光釘視我這一個請吃烤蛋飯的小姐，但我想：難道一定要和窮人痛飲才算得高貴值得敬慕嗎？

窮人也同樣有張口呀！於是，我仍然滿不在乎，撇開勢利者的目光，注視萊大姐枯槁的瘦臉。在燈光下，我獲見了萊大姐的眼是紅腫的，外顯然的，她的眼睛是給過多的悲哀和淚水所傷害了的。

一

翻開了記憶的箱子，我重溫了童年的往事，往事溫暱了我的心底。在十二年前，萊大姐還是一個優美的姑娘，她的父母都是誠實和善的老人，但他們除了萊大姐之外，別的兒女都沒有長大成人了，所以萊大姐就成了他倆老唯一掌上明珠了。

萊大姐也是一個極和氣的姑娘，我愛淘氣和天生的乖戾性格，使我的親姊妹和兄弟們都疏遠了我，但是萊大姐却特別疼愛我，喜歡我像她的親姊妹一般和我終日混在一起，使我在童年的愛戀，不是投給母親，而投給她。

她有一個美麗的面龐，一對大而藍的眼睛，因爲她是窮苦人家的女兒，所以別人都給她起一個「茅屋西施」的美號。曾經有一個團長要娶她做太太，一個富翁要娶她做三奶，做妾侍自低身份，不消說她不願意。終于她決定了嫁給一個體壯力強的年青的農夫。

據說萊大姐婚後的生活，頗無美滿。十多年來，因爲父親在外做事，和自己東奔西跑的升學，一直使我沒有和姊見面機會的。

那是七年前的事了，她的鄉裡，來過一次水患，接連是三次空前的旱災，收穫沒有了，孩子天天都空着肚皮哭，但實物的接收員，總着她的丈夫要「納糧」，而且鄉裡的「新兵會」又要科款請「團長」出巡。在這樣的逼迫下，他的丈夫只得走最前的一條路——請團長。萊大姐聽了，他走這條路的原因，最重要的是爲了我和孩子的生活。鄉裡的團長每月有八斗穀的安家費，他去了至少使孩子有飯食。而且團長和團長都相信命運，他不但八斗穀得得好，相貌又生得面白劍眉，他自信，我

也相信他是能够得一半半的。于是我让他带着升官发财的希望出发了。前晚光在睡，轉瞬六年的時光，烟般的消逝了。萊大姐照例每禮拜得八分，照例帶着她的孩子。她的田是租與大爺，每年可得些微的利來補助家。她的丈夫照例每年都有別人代寫的四封家信，說他生活過得好，最近還晉升了排長之職呢，不久他就可以凱旋歸來了。萊大姐說：「當我讀到他那排長的信，我深深地相信命運是不錯的，我連忙去拜拜祖墳和神佛呢！」

三

勝利的炮聲，已經响過三個月了，征兵的令停止了，萊大姐的安家在二個月前也沒得領了，生活的艱苦顯出她一個最迫切的希望，希望她的丈夫早一天回來。在她的幻想裡，是有一幅美麗的畫圖的。

他將是穿着呢絨的軍服，踏着光亮的軍靴，背着閃亮的長劍，騎着一匹大馬，後面還跟着衛隊。哈！那時鄉長也出去迎接他，別人也要叫他做什麼官太太。那時他的孩子也像其他有錢人的孩子一樣的去學校讀書。

從早晨到黃昏，就是給夢寐追尋的夜裡，將也不會把這希望淡忘過。她常常和孩子在村前守候着，探問着從城返鄉的人，有沒有見到她的丈夫回來？她在等候着，等候着渺茫的消息，但她並沒失望。因為她相信命運不會把她的丈夫殺害死在戰場。她每天告訴她的孩子說：「我的爸爸將回來了，騎了馬回來的，那時你們又好吃又好玩呢！」她這樣說着，希望更是明亮了。

一天晚上，夕陽已經西墜了，晚霞正是抹紅了一片天的時候，萊大姐依然呆木似的守候在村前，她彷彿堅信她的丈夫回來了似的，她又再一次點燃了希望之火。

在老遠的山坡，出現了一個老人般的病漢，拖着沉重的脚，一步一跌的走着。萊大姐沒有注意到他，只當他是過路的人，但當那一個人在她當那一個人的時候，萊大姐才像夢一般的意識到她的丈夫，唉！她知道了，她是殘廢地歸來，閃亮的希望，給一陣的痛告和昏暈打得粉碎了。

孩子們不相信這就是他們的爸爸，因為在他們腦中的爸爸是騎了大

馬回來的。正如他們母親所說的那樣。

萊大姐的丈夫回來了，喪失了健康，喪失了健康，喪失前在蘇麻的粗壯的原形。而且，還帶着一種病，帶了一種毒。萊大姐的丈夫是在最近這幾年利的一役中打斷了腿的。他受傷之後，政府沒有給他代錢，因為他是殘廢了，不能派去東北代表政府。於是，讓他自己自滅的滅。他浪蕩，他以戰士的堅毅和意志，以悲乞的哀求乞求他的救濟。但旅途的辛苦，傷痕復發的腐痛，使他們陷於大貧窮交侵的命運。

萊大姐爲了使丈夫的痊癒，把家裏可以拿得出來的東西，甚至僅有的幾畝田，也賣光了。最後他想起孩子，但見孩子長大要娶妻生子，沒人娶，大家勸他說：「這年頭，自身的飯碗都難保呢，誰有閒錢買人日來吃飯？街頭的窮孩子，不是隨便不用錢都可拾一個回來嗎？」

萊大姐的全家陷入了嚴重的難關，她的丈夫也於一氣之下，憤憤地說：「真不相信這世界是戰士的收場。」他憤憤地說：「這世界是戰士的收場，戰士的收場，戰士的收場，戰士的收場。」

爲了溫飽，她不得不去賣淫或偷竊。在貧困的比她年輕而妹妹的收場而多了。至於偷竊，又沒有果性的機會。她氣憤地說：「這世界是戰士的收場，戰士的收場，戰士的收場，戰士的收場。」

萊大姐哭着述說她的辛酸和痛苦。她自己的命是不值錢的，但怨自己生成了個女人。她悲悲切切地說：「這世界是戰士的收場，戰士的收場，戰士的收場，戰士的收場。」

對於這一個傷心人，我能給他怎樣的安慰呢？她的不幸，也正是災荒下底層民的磨難，不是嗎？勝利之後，有人發勝利財，有人被勝利榨了最後的一滴血，磨難者在痛苦中磨難，磨難者在痛苦中磨難。饑餓自由的土地，磨難你是用磨齒來磨難人的大炮，用生命去博取國家的安全。這結果，磨難你是用磨齒來磨難人的大炮，用生命去博取國家的安全。這結果，磨難你是用磨齒來磨難人的大炮，用生命去博取國家的安全。

社會不珍惜生命，政府無視會拚生命的人，我啊！有什麼辦法使她得救，我只有束手向天，祈求上帝的仁慈，賜她們一點幸福。

我想到這裏也忍不住無聲地跟着萊大姐洒下一掬眼淚。

一九四五、六、十四。

趙劍秋

春 鶯

趙劍秋回到寢室裡，把剛才從教務處領來的成績單拿在手裡看了又看，把不及格的各科數子又數，七樣功課，就有四樣不及格，於是把他面盆裡的臉一板，掃帚樣的眉毛一豎，一股氣胃上心頭，叱咤一聲，兩手把成績單撕成兩片，接着又叱咤的橫掃了幾下，把撕成的碎片，搵成一團，一股勁兒向窗口一丟：

「管他媽的，及格不及格，有什麼關係！」發了一通脾氣以後，就向床上一倒，室內非常寂寞，壁上滴答的鐘擺聲，可以聽得十分清楚。

他的心境漸漸平靜下來，忽然想起了他進大學的志願，這志願雖不怎樣了不起，可是在四年中起碼也要造成個中國的高爾基或東方的蕭伯納，然而一混就過去兩年了！轉眼之間，就要畢業，肚裏却空空洞洞的，沒有幾點什麼，這樣下去，豈不危險？過去的生活總是既將呀！女人呀！懶惰呀！真太馬虎，真太隨便了！好多時雖然立下了志向，訂下計劃，然而都是虎頭蛇尾的，沒有支持幾天，便雲散煙消。唉！無用！真是無用！難怪朋友們這些都自誤相看了。他想到這裏，又一股勁兒從床上爬了起來，右手着力的向桌上一拍，桌的一聲，桌子好像受不起這層而害怕地顛抖起來，桌沿的一冊英漢字典也覺得跌倒在地板上。接着他又咬緊牙關，握緊拳頭，兇猛地向自己胸前打了兩下，又向牆上一拳，打得燈火

虫兒似地的青星在眼前一閃。

「好！好！無用的傢伙！這該是一頓有益的教訓。」又這樣默默地自己咒罵一句以後，好像過去的一切都得赦免，於是身心頓覺輕鬆了。

他覺得以後應該切切實實地用功起來，於是坐到椅中去，先寫了一句話提醒自己的格魯：「已往不諫，來者可追。」從明早起要緊緊的把握現在！他把這格言釘在對面的牆壁上，位置不高不低，恰恰同他的視線一樣平，只把頭一抬，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接着他又定下一個春季閱讀計劃，除文學書籍之外，其他政治，經濟，社會，哲學……真是無所不包，「轉信點兵，多多益善」，他今天就從哲學看起。

忽然叮叮叮叮的發給響，他很快地跑到書架去，三扒兩口地吃了碗碗，又忙亂地洗了臉，牙齒也急得發酸。時間過得真快，他已經到了晚飯時分，他覺得這晚飯吃得真香，好像要飛入肉裡一樣。

晚飯吃完上一抽，就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一手把書本打開，就專心專意地一字一行的看下去。可是他的心有點浮動起來，字也好像有些跳動，很難捉摸到意思，但耐心一會，就換到一點線索。

「矛盾的統一：矛盾的統一」他正用心用意地記住這一個名詞，忽然老林走來了。

老林矮個兒，尖下巴，淡紅色西裝，一屁股坐到床上，噴噴笑臉的說：

「老趙，去睡吧！找陳小姐去！」趙劍秋正聽起天大的勁看書，偏偏又有人來打擾，一肚子不耐煩，頭一抬嘴巴也一努：

「你去！我要做點讀書記。」老林嘴巴一撇，打個大哈欠說：

「啊！看哲學！什麼哲學不好學呀！好好的春光，你乾什麼？陳小姐，真將，多有趣呢！」趙劍秋把一雙牛眼睛瞪在「矛盾的統一」上，沒有答腔。

於是，老林又來了一大套：

「陳小姐多漂亮呀！我羨慕的臉蛋圓圓的，雪白肌膚，嬌嬌滴滴的，真像那……不叫人心醉呢！……可憐有美不娶，真是可惜，嘴巴大一點，你看是美是？老趙，你轉過頭看到牆上貼的格言，就站起來。」

「啊！老趙，了不起了，今天又開始新生活了，真真了不起了。」老林對趙劍秋這套話是聽慣了的，所以，很爽快去當伴，回身不再就住嘴囉囉哈哈走了。

老林走後，趙劍秋不覺感到一點孤寂，腦筋被攪得一塌糊塗，矛盾，統一，麻煩，陳小姐，畫眉眼，顰眉臉，大了一點的嘴巴，太平過，總良心說，其實大嘴巴也不算什麼缺點。書中的字也邊淡起來，看不進眼。於是粗眉毛一豎，用手在桌上一拍：

「他媽的！見鬼！開始就遇見！」趙劍秋別人或許還要來打擾，橫豎臉皺起來

他動作兩步的跨到門邊，着勁把門一推，碰

於是，再坐在椅子上，這才鬆了一口氣，偶

今天已完全成了另外一個人，他幾乎高興得跳

「今天生活過得很好，看了三十頁方法論

來使自己變成高爾基。蕭伯納。總之，我要開

第二天，他上了兩堂課，覺得無味，就

坐在椅子上，連忙把哲學書打開，但是奇

陳小姐的畫眉眼，鵝蛋臉，麻將……又一

辦法。」

他又把發怒的牛眼瞪到書上去，可是一

於是突然站起來，左手拿鏡，右手拿梳，

「好傢伙，好傢伙，老林這東西一定是

陳小姐是女師畢業，眉毛又細又長，

「好傢伙，這都不邀我……」

「聽說你在發憤圖強，實行新生活……」

「哈哈！見笑！我想從明天正式開始，今

這天，趙劍秋回到寢室已是十點鐘，輸了

一萬八千塊，心裏有點懊悔，一看到「緊緊把

握住現在山的格魯塞擦眉壽往並並盤放在手

「該死！該死！」

「今天太不成話了，這簡直不似個大學生

於是陳小姐的眉毛。濃濃的白的牙齒，南

「老是如此，何必自尋苦惱……聰明人，

他偶爾又聽到牆壁上的那句話，從心

五分鐘之後，他穿著灰色西裝，拿著司的

春天很快地一混就過去。一天，趙劍秋在

習計劃。

某鎮

——紀念大時代裡受難的教授和同學們

麥耀威

生活確如一幅恐怖而又悲慘的畫圖
我們航行暴風雨的海上

一面手忙足亂地把舵
一面又痛惜那被吞噬於驚濤的夥伴

但是，又有什麼比這更值得
驕傲和榮幸？你，生活於風濤間或

死於風濤間的
你，為後來者豎立燈塔

為人類創造明日平安的航程
所以，我們永遠稱頌

勇敢的遠行船，和
那些不幸被覆沒的水手……

一位離校的同鄉，送給我一幅生活紀念的圖畫。畫上繪一隻折了帆
折了桅竿的木船。海面上有狂風暴雨，浪浪滔滔。不幸的劫運使船上的水
手水死的死了，未死者底生命亦懸於呼吸間……

我和那位同學是一塊處於慘絕風雨飄搖底艱危中過活的。我很
解那幅圖畫底比擬的意思。是以每將它捧看於燈前，我便深深感到這古
鎮與古鎮的我們都在哭泣，受難了。現在是一九四二年春天的午後，我
持一柄傘，在雨中從××車站沿著公路，又回到這座哭泣，受難的古鎮

我們底流亡大學駐足的地方。

這座古鎮是背山的，面臨一條小河，矗立於××鐵路的××車站外
八里許。鎮裏有一條石砌的街，很狹很長的，到近末尾處又再分為兩條
小街，又狀似的，分向郊外。街上兩旁擠滿不整齊的民房，一眼望進

去，裏面多半是陰黑的，而且天都放著陰沉的家像或平賤的貨物。通是
亂七八糟的，亂得像牠們的主人。為生活愁昏的腦袋。這古鎮居民的
生活，不消說是不大好過的。一碟辣椒，一碟鹹菜，這樣粗疏樸樸，已
不知若干世代了。

我覺得我們初來時，古鎮也是這樣嗚咽着的。白天，你可以看見那
些瘦如柴黃瘦如面的傷兵無精打彩地走過。這種傷兵在黃昏後也，常出
來走動的，他們老是穿一件繡有紅十字的灰袍，腰間束一條很幼細的白
棉繩，扶著木杖或竹杖，一步一步地挪着行走，在隱隱的黑暗中看來，
活像怪老人的模樣。有時他們迎面而來，由於你初次不經意，一定會把
你嚇得一跳，以為這古鎮的土地公公出現呢。夜深，當街燈點點欲熄時
，你可聽到一種淒涼的叫賣：「鴨！鴨！鴨！」或者是「
「有膳——味飯食！有膳——老飯食！」而最令人觸目驚心滋味到生活
可怕的是那穿黑長衫戴鴨角帽的年老瞎子了。他的手在時時敲奏琴
，每天都出現街頭，感觸這里人憐的歲月。
雨，更大了。

收了那柄油紙傘，我躲入一家湖南茶館裏。風刮得很厲害，燈光閃
閃，不久不久响着隆，震！的雷聲。鐘！鐘！鐘！壁上的時鐘打斷。伏
錢櫃上假寐的老板打一個長長的呵欠。慢慢地，在我底兩盞的茶壺，杯
子，爐火以及肩膊搭一條很髒的巾子的夥計漸漸模糊了。我零星碎碎
想到這古鎮許多可哀的事情和可悲的人物。

我記不清楚我們的大學是那一天從萬里關山之外徙到這里來的。
之後，這座十八世紀的古鎮，增添了一羣城市裝束的男女，而漸漸來據
往的喧嘩和一切修葺改裝的商店，漸漸變成帶點二十世紀氣味的市街了
但，我總覺得它底愁苦的气氛是那末重。

此刻，我如同走在最早的市街和巷中，我彷彿看見在昏黃的

摸木太們，捲着木屐，手提竹籃，親自上街買十塊八塊錢的菜蔬。屋：孩子病了，正在床上呻吟着；屋的一隅，發着發黃茶味的藥；幾條板凳，一張四方檯，一張大大的木床，一家大小同睡在一起；食飯在這裏，見客在這裏，準備明日的教材也在此裏。這僅僅八九方尺的小天地，隔鄰還有許多同樣情形的人們住着這就是所謂教授們的「家」了。時代轉變得太可怕，生活的担子如是的沉重，當穿起那件殘破的西衣，和那對不着足的布鞋，他不會夢回那不可懷戀的昔日？那時他的住宅是一所高大的洋房，垂着垂紅的窗簾，門外圍以竹籬，庭前長滿常常修剪的綠草的。我又彷彿看見人聲嘈雜的碼頭，那站在甲板上懷着莫大抱負出國留學的少年，歡欣地揚着手，告別親朋，告別祖國，船遂遠去了。這是西貢的動物園！這是埃及的金字塔！這是倫敦的日暮！這是紐約的夜景！哲學的希臘！藝術的羅馬！在月底太平洋海上，他們也許會這樣夢幻地告訴過他們自己。他懷着滿肚子計劃，打算要如何如何學習，將來要如何如何貢獻國家和改造國家。然而現在呢？一位已成名的教授也這樣嘆息說：

「早知這樣，學習買賣也好！」

說到這古鎮的學生？

我更不會忘記同是這樣風雨凄其，而且是夜晚，我們正伴着一盞油燈看書，同房的吳從外面回來，帶給我們兩件久久不能去懷的消息。當雨衣上的水還沙沙地滴落地上，吳邊脫衣邊告訴我們：「二年級的小趙，因無力繳膳費，一期，兩期，三期，同宿舍的人們，終於不肯開他的飯了……」

吳又說道：「工學院有一位同學不知害上什麼病，在X市留醫，據說需注射廿四口不知什麼的針，才可救治，而每口針價值四百多元，共需萬多塊錢，那能籌出這筆偌大的款子呢？結果自然死掉！聞說是前天埋葬的，許多同學都沒有能力乘車遠去送殯，情形很凄冷……」

夥計走來加白開水。

雨漸漸細了。雨橋上有些行人走過：披麻包袋的乞丐，穿巨型木屐的土人，學生，土棍……

於是最近一種不愉快的傳聞又攪住了我，希望不是事實就好了，你相信嗎？一位高貴的女大學生也會為換取生活所需，久不久遠去X市，

秘密出賣下體於華燈的酒店裏？但一想到那兩面一餓一病死的貧困的悲劇，又深知這或許有的可悲。

「呀，一個人喝茶麼？」我意想不到從對面一家商店遞來一個如是熟習的招呼。

「哦，徐曼：幹嗎，下河邊上嗎？」

「……買繭子呢，我正想找你，後天我要動身到江去賣書去了！」她的聲音聽着有點凄惻了，右臂仍纏着那幅太太的黑紗，有三寸多高。我的鼻子頓時為之一酸了。我想起我的同學史明。徐曼是他的未婚妻。那幅黑紗，就是她接到了史覆車的消息後戴上的。那天，我帶她一塊到布店去，她堅持要剪三寸這麼闊，我沒有什麼話說，我了解她的悲哀。史有兩個弟弟徐有一個老母，要不是為了經濟壓迫，為了貴州某國家銀行幾千元的待遇，史接了母使窮助的聘書，從事學術研究的生涯，就不會碰到這場厄難了。史是很愛徐的，臨別前一晚，他還說他實在不願意開大學，離開徐呢。兩徐，雖力主讓史會去一兩年，維持目前的生計，但徐走史後，便歸車站旅館閉門嘆泣了。

世事真不可開問。現在，我這位邊角交又要學學遠去。當我知道她留下兩個小朋友和老母寄養堂姊家，只她自己獨備兒走，我與痛極了，我站起來：

我緊緊握着她的手。我們都哭了。

生活確如一幅恐怖而又悲慘的畫圖，我們航行暴風雨的海上，一面手忙足亂地把舵，一面又痛惜那被吞噬於濤濤的夥伴……但是這更值得驕傲和榮幸？你，生活於風濤間或死於風濤間的，你，後來者豈立燈塔，為人類創造明白平安的航程。所以，我們永遠繼續勇敢的遠行船，和那些不幸被覆沒的水手……

一九四六年七月風雨凄其之夜完稿於廣州東山

祝靈魂健康及其他

開始了我的旅程

開始了我的旅程，向着成了半孤形的嶺、

嶺、未前進。 偕同一個年邁的旅伴，經過有歷史性的高

嶺的南山嶺，到了海濱的斷門鎮。 疲倦地躺在海的南岸，聽着海的敲着的

笑聲，聽着無數漁船的來往；聽着漁船歸時的

合唱，聽着和諧的波浪湧向岸上的節拍。然而

，她的臉，受激寇摧殘而留痕的臉，依舊帶

着沉重的表情。這可憐的受難者，竟無法恢復

故有的元氣。 被公認爲勝跡的媽祖宮，現在已成焦土，

但那殘餘的美妙的石刻和壁圖，都表現人工力

量的神偉。 巖公亭矗立在西兩的山麓，我會以一個畫

家的心緒站着，欣賞藍色的海，飽餐了蕭蕭的

海風。 在斷門至鴉埠的旅途中，簡直完全是狹小

的山道，兩旁茂盛地長着灌木。 途中，我們留神海豐八景之一的鳳河渡。

然而，我們沒有看見什麼，河的兩岸，通道已

長滿了蔓草，只有水依舊是同樣的綠。 鴉埠，這個多山包圍的古鎮，帶着三分野

蠻的風度。他們多講着土語。在「墟日」，會

有盲人出現的，但我們沒有眼福，在到後的第

二天，繼續我們的旅程了。 赤石，這山城，以新的姿態迎現在我們的

眼前。

這裡，旅客頗熱鬧的來往着，來自遠方的

苦力，這裡有山中的珍產，正待發掘的寶藏。

然而，「可愛的山城，再會吧！」

我們不得不帶着留戀的情懷告別了。

我們的希望之舟，航行在浩瀚的文海里。

希望找到一塊肥美的土壤；開始墾荒，耕耘，

播種……來年的春天，看吧！爾將看見鮮豔的

花朵，聞到薰人的花香。

然而，在黑夜的海上，沒有燈塔所射出來

的光芒爲我們指引，我們將如何繼續航程呢？

怎不會使我們顧慮到觸礁的危險？

在我的園子里，遺下一株枯死的榕樹，無

數的細枝橫佈着空間。還沒有有靈魂的殼，

依舊不放棄他的地位，得意地誇大狂，說他也

曾有過綠色的青年時代呢！從此，這塊土地永

不能生長出其他的植物來。

祝靈魂康健

這些現實的火力，襲擊着青少年的心靈，

我，只有向着內心，祝靈魂康健！

前進，向着古老的村莊

我疲倦地抱棄了城市生涯，回來質樸的家

鄉。我看不慣貴人們做着玫瑰色的美夢，苦力

們爲了高等人的幸福而耗費掉青春的活力，被

壓迫者的償償付之沉默。

回來，回來，回到古老的村莊。

我們的村莊，豎立在海濱的田原上。這里

沒有外洋式建築的樓房。只有低矮的農家茅舍

，這里沒有電影看，有的是海上的日出，這里

沒有歌女的高唱，只有海嘯。這里沒有汽笛聲

、喧嚷聲、叫賣聲，代替的是鷄鳴、鳥叫、以

楊青

拋棄了城市生涯，像久管鐵窗風味的人得

到自由。 在城市，我的鄰居最喜歡于太太家的行動

，假如你想歌唱，你得閉住窗戶別讓他們聽到

，給你一個「咕嚕」的綽號，假如你喜歡繪

畫，他們便固意用「小米勒」的帽子戴在你的

頭中。假如你喜歡做詩，他們便說：「年紀輕

之，倒想做詩人。」

你說，這樣的生涯該不該拋棄？像拋棄一

條「九尾蛇」。

我們大海的兒子們，用海的乳汁所養大的

兒子們，是時常出現在海底懷抱中，欣僑海的

美麗。 都市的人們，我要告訴你們，我們在怎樣

的生活着、工作着，海的乳汁是如何的香甜。

三五、八、五、海豐、梅蘭。

創篇方小姐的故事

李若川

靜生來到曲江的第二天，曉五便領了他到九曲巷去訪方小姐。

二月南方的春雨濛濛地下着。曉五穿上淡黃色的膠雨襪；靜生依然穿着從鄉下來還沒有更換過的長袍。兩人張了雨傘，步過東河壩的深橋，踏進九曲巷，還拐轉好幾個灣，才到了方小姐的寓所。

因為是傍晚，方小姐的房間又沒有窗簾，所以覺得光綫很微弱。曉五和靜生來到方小姐的寓所時，方小姐剛巧在喫晚飯。曉五給靜生和方小姐介紹過了，方小姐拿出使館牌鐘錶裝着的玫瑰生切土煙絲叫他們抽。曉五起初向方小姐問了近幾天來的生活狀況的話，方小姐一邊嚼着飯，一邊慢吞吞地答覆着。繼續他們又拉雜地談了起來。靜生因為第一次和方小姐見面，不好意思揮嘴。於是好像「壽仔」一般呆坐那張酸枝木椅上，想左右盼顧一下四週的陳設，但視線却被黑暗遮住了。他祇看見主人方小姐好像短小的身材，穿着好像女學的服裝——短衫子和短裙。在黑暗中，他靜心聽着方小姐很隨便的談話，這隨便倒令初見面的客人在他感到有些奇怪。等到曉五抽完第三枝土煙捲，他便結束了他的談話。他順手扳開手電筒的「掣」，意思是看手電筒能不能發光，果然昏黃的電光在房子的空間閃了一閃。跟着他們兩個站起來，便向方小姐告辭了。

這樣靜生根本對方小姐的印象還很淺，因為他只能清楚地聽她的談話，和隱約看過好像短小的身材，却看不見她的面貌。但究竟方小姐的眼珠是靈活的，或是遲鈍的；鼻樑是高的，或是低的；皮膚是白暫的，或是黝黑的，靜生無從去擬想了。因此過了幾天，靜生連整個的方小姐都忘掉了。

那天在他們的寓所裏，靜生、曉五還和另外的幾個朋友，不覺間談起女人的事，靜生忽然帶點感歎的說：

「我來到曲江有這麼多天，還沒有相識過一個女朋友。」

「怎麼沒有相識，你很快就忘掉了麼？」曉五在旁給靜生辯証着。

「那裏有？」靜生一邊癡神在想，一邊反問着。

「你想想吧，這麼快就忘掉了！」曉五依然笑笑地覆着嘴說。

靜生在腦裏搜尋了好半天，才彷彿在腦裏的一角搜出模糊到沒有半點兒印像的方小姐來。於是他亢奮地說：

「阿，是咯，方小姐！」

「是有哩，那裏沒有？」曉五好像被他辯証出來的真理似的更堅決地說。

「但那天下雨，又是黃昏時候，我根本看不見方小姐的面貌，方小姐是黑是白，我都不清楚。所以好快就忘掉了。」靜生還侃侃地申述他的理由。

「好，改天，我擇個不下雨也不黃昏的好時間，帶你去瞧清楚方小姐。」

曉五帶着諷諷的語氣說了，繼續咧咧地笑了幾聲，嘴裏兩個稍長的門牙露了出來。

春雨初霽後一個半陰晴的天氣，照例是跑街和找朋友最好的日子，既不怕敵機來空襲，也不怕被雨淋濕了回來太煩厭。喫過早飯休息一陣之後，曉五穿了好衣服，剛跨出房門口來到走廊，就對正某着不知癡想什麼的靜生說：

「你想瞧清楚方小姐麼？我今天帶你去！」

「去，讓我也來換過衣服。」

他們兩人在九曲巷一條不大曲的小巷裏，離方小姐的寓所還沒有很遠，便和方小姐相遇了。原來她也正要出外找朋友，她看見他們來訪她，便打消了去找朋友的念頭，索性就帶着他們回寓所去。

靜生從來不喜歡用貪婪的眼光去打聽別人的，這回他要特別貪婪打

方小姐。當她和他迎面時，他用足勢度的視線去對着她的面龐：從額蓋到下巴，從左頰到右頰。當大家走時，他一時有意地和她並着肩，細看她的側面；一時又落在她的後面談論着，那視線可以更深地掃射她的背影。她看了又看，他真的把方小姐整個的形態都攝入眼裏裏了。

方小姐的身段果然很短小，但不瘦弱，倒有點又矮又胖的姿態。若果和稍高大的男子並起肩來，真的彷彿電燈桿掛老鼠的形象。最難看的是她整個身段好像橄欖的模樣，兩頭尖小，中間特別肥大，她的全個身體只有屁股一部份令人注目，一方面她走起路也是它顫動着表示她的特徵。從前看，她有兩個玲瓏高聳的乳峯，和長滿着粗毛的手腕。至於她的面龐，棕暗色的皮膚，很低的額門，眼珠子頗算靈活，但眼蓋上抹了一層又黑又粗的眉毛，惟有鼻樑最標準，嘴邊的上唇太嫩，只要她不發笑，如果笑起來，口裏滿露着那紅暴暴的牙牀，令人看了挺不快樂的。從她的體面上所給一般男性們的印像，是一位不算合格還有點那個的小姐。

他們一塊兒到了方小姐的寓所，她招待他們坐下。跟着她又拿出用使鏡鏡鑲裝着的玫瑰生切土煙絲讓他們抽，由於連日陰雨，濕空氣把煙絲便潤透了。噯五搖了一枝來抽不着火，拆開把他搗鬆一下，依然還是抽不着，索性把他擲到地上去。跟着便和方小姐談話起來。

方小姐的個性非常遠觀，從來今天的憂愁不讓他在明天的心版上留些痕跡。而且態度很拘謹，有點近於謙遜，一件最平常的事情碰上她的嘴巴，都成了笑話說出來。同時她又最高興說話，每逢跟她會談，她必定天南地北地發揮一番，笑聲便從中鼎沸起來。這些，與其說她是天真，毋寧說她太不修飾，帶着粗野的氣味的女性。

有時噯五嬉嬉地說着，她在聆聽着；有時她又她笑語成串地說着，噯五在聆聽着。靜生在旁間或至多插一兩句嘴。這樣他們差不多談了兩個鐘頭。

忽然噯五站起身來，改變一般長者固有的莊嚴的語調對她說：「昨天接到你舅父的信，他說，你能在曲江找到工作做最好，但沒有找到也不妨，要時常讀書目修，不要白花錢。你近來打聽找工作，還是進學校？」

「老人家，老人家，滿身老人氣，又想學着我的舅父教訓起我來哩。」

「哈哈，咳……」

方小姐蹦蹦跳跳地站起來，木屐聲與笑語聲，格格地送走了他們。

方小姐的寓所以前大概是什麼人的住宅，裏面有幾條修長的走廊，和許多寬敞的房子，這些房都住滿了人。但他們和噯五都不相識，她是獨個的租下來住的。他每天的時間，都是隨着她腳步在風度路或東西兩河轉地溜過。她許多時出外訪朋友，但也有許多朋友來訪她。她每次回來，必定看見門壁上粘着名片或字條。他這愛愛好出外，但對那些沒有摸過她的門釘的人，她自然不肯在他們面前說實話，却說是在家裏讀書；相反的，她假如讀了一些書，她就好像通曉一般告訴她所有的朋友：近來讀過許多書，發現了不少新智識和真理。

論學歷，她才不過僅高中中的程度。實際上祇是在高中讀了一年，便停學了。隨後她在香港又閒住了一年多，才到曲江來。她家庭方面對她來曲江的意見：做事也好，讀書也好，結婚也好，這三條路任由她自己去選擇。然而從方小姐到了曲江以後的志趣和行徑看來，都是靠近着最後的一條路的方向。她白天照例是訪朋友，到了晚上回來才偶爾讀些書。她所涉獵的雖然是新出版的書刊，但不大容易接受。她却還迷戀於古文韻止和花間集那類的文章。有時也寫些作品，那不外是似通非通的填詞，和不合平仄的打油詩等。

又是細雨綿綿的日子，也許這濕膩膩的氣氛黏住方小姐的脚，她隨地地躲在家裏，靜生也破題兒地一個人來找她，他們雖然是第三次見面，但由於她的女性少有的不拘謹的態度，慌張地從牀上翻起身來，不管身上穿着的還是那件淡紅色的透明的睡衣，便來招待靜生。

「我以為你又去出外哩，」靜生一邊靠着一張圓椅子坐下來，一邊笑吟吟地湊着她：「噯五猜估不着了。」

「噯五先生怎樣精估我？」她的額門那撮又黑又粗的眉毛擡了一雙，用很沉重的語氣友問着。

「不曉得誰是老鼠呢，真正的老鼠的嘴巴偷喫了人的穀米，人的穀米真的嘴巴偷說了旁人的事情。」

方小姐有點怒了！但她好快又用笑容來掩飲怒的痕跡。

「這不過是一個比喻。」靜生乘着她怒氣稍沉了才插土這一句。

「這時勢，不論求學與做事，都要講人事；我不過出外交幾個好朋友，叫他們幫幫忙！」

「是的，正當的交際還是很需要的。」靜生帶了悠閒的神氣附和着她。

方小姐在她的凌亂的桌子上檢了一陣，捧出一大疊「婦女雜誌」之類的刊物來，又翻了好半天，才搜出一束裏面填滿了疎疎落落的字的原稿紙來，就走近來遞給靜生，用着比較謙恭的語調對她說：

「我聽聽五先生說過，你是一個詩人。我這些不成東西好作品，請你不要氣地批評，不客氣地刪改。」

「豈敢豈敢！我來拜讀是真的。」

他把方小姐的作品看過一遍，由於滿紙都是珠璣，蕙露、焚香、書劍的陳腐的語句，他的心懷雖然不開朗，而且好像嗅着死人的骸骨一般不發生快感！但又不好意思說不好，只得譽為恭維了一陣，便遞回給她。她看他的情形將要告辭了，於是她向他提出很爽朗的而又有點近於放肆的要求：

「我和你相識了這麼久，又見過這麼多次面，但還沒有敘過餐，那

你來請我喫飯，好嗎？」

「你請我喫，你到月底還是香港小姐。」

「依照社交上的律例，一定是男性做先請女性。」

「好，我做先，跟着就是你請我。」

靜生背着嘴嘆了一口氣，請方小姐到黃田壩樂天茶樓喫飯。席間她照例天南地北地發了許多話：她說她的家世，說她的讀書時代，說她的香港小姐的生活……靜生被她的濃烈的談話吸引住，在茶樓呆坐了兩個鐘頭。等到會鈔時，她又要求他到她的寓所去，他也聽從她的意見，到了她的寓所。她又談着讀書的興趣，學習的心得；一會兒又叫他指導她寫文章，教她作詩；一會兒又講寫近代的新詩太不好，沒有律，沒有固定的形式，靜生聽到這裏，以為不該再沉默，便將近代的文學思潮，詩的形式解放的講要，詩的語言是新世紀的前奏的理論向她解釋一番。將近黃昏時分，她果然自動地帶他到民權路的一間飯店裏，在那兒喫了一頓大餐。因為她慷慨用錢，這一喫所化的數目就比早晨靜生所請的要超出三四倍。最後他們分手了，靜生的心懷還漾着。一種不可揣測的奧

秘！他感覺到雖然只和她大半天的傾談，他以詩人的心靈去觀察，彷彿已經得到一篇很詳盡的方小姐的自傳回來。

不久，靜生在市區找到一個××審查處的組員的地置；他每天兩次都打東河壩來市區辦公，偷如走小路，必須經過九曲巷，而且要經過方小姐的寓所的門口。

起初，不知是邊漾着在詩人的心靈裏的那種不可揣測的奧秘要求再探討，還是為了男女之間那種愛情的磁力的吸引，靜生每隔兩三天或三天，走過方小姐的門口時必閃進去！不過他都是匆促地來，匆促坐下談幾句，又匆促地走了！在他的匆促的來去中，更容易看到方小姐樂意的歡迎，欣然的招待，結果却是黯然的分別的情形。然而靜生也曉得：他要上辦公，這種黯然的分別的時間短促的限制所使然。於是他就改爲每天去看她一次，過了幾天，又改爲每天去看她兩次。在每次的會談中，沒有什麼主題，更沒有有意識的內容，他不過都是跟着她放談而又癡癡地牽拉一陣。那一次她的粗野的態度表演够了，送他走到門口，驀然改變了莊重的口吻，並帶有幾分感情的對他說：

「那些無謂的朋友，他時常這樣來找我，真討厭的！我操縱過這一個地方，把他們掃絕了哩！」

又是一次靜生來訪她，但沒有依照上次的辦公差不多的時間。她的屋子的門關上了。當他在由於天陰帶暗的甬道上摸索着那閃閃發光的洋鎖，並在甬道上躊躇了一會的時候，她就開門回來。但臉上沒有往日的歡情與笑意，好像有一件使她鬱悶的事情橫亘在心上似的。他沒有理由會她，她慌忙地推門開了。跟着另一件使她憂鬱的東西觸入他的眼簾，他感到這憂鬱的對象，是他兩人之間的關係橫亘下去的暗礁。原來她懷裏的一張椅子上掛着一套男單服。但她沒有向靜生問這套單服是誰的，靜生着她在牀上翻了一會，桌上翻了一會，又她對筆紙片之類的東西搜檢着提袋裏去。最後在犄角處拿出一把雨傘來，帶着命令的口吻對她說：

「我們到外面去！」

他跟着她在堤邊的馬路上徐徐地走了一會，她的腰身又繼續裏纏纏着的流水，滔滔不絕地從那掀起的嘴脣滾了出來。怎樣的在暮色裏，怎樣的被那些無謂的朋友糾纏着，怎樣的被那些無謂的朋友糾纏着，真不知如何打發日子過去……他倆轉過另一條馬路時，很

大鼓雨點雖然疾速地灑下來。他給她張開雨傘。爲了大家不讓雨水淋漓，他的左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她的右手攬住他的腰圍，兩條身子非常緊密地靠攏着。那時候忽然激情地對他說：

「爲了擺脫那些無聊的朋友的來訪，我真的要搬家，我須要過安定的生活，你替我想點辦法，那裏有地方？」

「那本不難，五華樓在東瀾場的附近，我勸你搬去住，他可以參加入夥。他這個人很不錯，而且又是你的舅父的朋友。」

「那好，我搬去我的妹妹不久從香港來，我們可以一塊兒住。」

二

那棟東瀾場的田野裏，在抗日東路浮橋通過去的大路兩邊，磚瓦和鐵欄朋友盡攏着，一應俱全，而且仿效了那些達官顯宦們的作風，茅舍邊上，一個個的，叫作「愉園」。

愉園的環境是很雅靜的。因爲在田野裏，空氣清新，人烟稀薄，沒有那塵埃和塵土與繁雜所擾，令人發牛煩厭！同時風景也很好：四面是梯形的田，春夏之交，綠油油的，他們在那裏往來，好像那裏是家，又因爲那裏有條小溪，架着橋，底下的溪水潺湲不息，入聲像那裏永恆的音樂。它是從北向南的，跨立在舍裏的屋簷下，從左邊可以看見森林夾西的芙蓉山，稍近一點就是曲江城，城隍廟總着條條綠綠的江，它的樓臺時常倒影在水中。從這座廟裏，雄偉的曲江橋，和稍側一點的筆尖形的古塔。左邊一帶却是韓家山附近的起伏秀秀的山，在那樣柔和縣美的境界中，又使人感到莊嚴超拔的氣象！這地方最宜於有閒階級的隱居，同時又是一般普通人的清高的隱居。

那棟樓的房間分兩邊排設着。中間是會客廳。左邊第一個房間是睡五住的，第二間是他的一位姓朱的同學，如今在縣政府當書學的；客廳以右的房間是他們的姓張的朋友，右邊第二間是葉小姐，也是他們的同學。第三個才是友小姐住的。

那棟樓的房間初搬進去那幾天，很少出外找朋友，同時大概她的朋友不曉得她這新的住地，也很少來找她。她的生活總算安定。而且也實踐了自那所說的「清風起處讀書人讀書，早發後休息會讀書」。

研究書法，午睡完畢，學習漢詞，寫打油詩。晚飯後和愉園的鄰居們去談了一陣，便爬上牀用那張烏溜溜的花紙紙袋，只片刻就睡去。一天就算這樣過去了。

然而這種單純寧靜的生活，配合着這些枯燥無味的學習的課程，畢竟不適宜於它的森林裏的野馬一般的性格。他的內心暴亂起來了，由內心的暴亂所反應到外表的失常的態度，也時時刻刻地顯露出來。他總是不滿意，不說一句話，人家都覺得他理應的，他的感情裏面，他討厭，他討厭這個環境，討厭這環境，甚至討厭這會裏那些和他同往的人們。

在這種心理的變態的情況下，他最需一個外部的朋友來談話人安慰，尤其和他有着深一點的關係的人。於是他想念着靜生，靜生在到這就好了，他雖然這麼想，忽然理智的火花在他的頭腦裏，忽然黑壓壓的，手一下光，他又抑制住他的幻想，靜生不要來好呵！什麼原因呢？由於她不希望這好快會知道她與靜生的友誼的關係，這關係是她的舅父的朋友，當大家還在香港時，他的舅父也曾親面附在愉園，對於她將來在曲江的求學問題，或者婚姻問題，都請她從速和舅父和照料，起初的，她內心的暴燥依然無法得到鎮壓，加以她的缺乏修養的個性，因此終於隨時隨地，找機會來發小舅的脾氣。

最先，他找着個人阿科來發脾氣的對象。當她不高興吃辣飯的時候，阿科不知怎樣在她的盛怒裏的碟子上放了一顆辣椒，或者吃完了飯，他沒有把她的盤子油色的象牙子揩個乾淨，安全地放回她的房裏去，而把它插在簾籠裏。她要發脾氣了！全個面孔紅一陣，熱一陣，兇惡得說不出話來，祇不停地叫他賠工錢，還要滾蛋！當時同住的人們都不敢勸她，實在他們也不想勸她。那一晚，夜半時，一陣狂風，吹上的茅草給風散了一條，有的吹掉下來。這大約是使她以爲什麼東西壞了一條，也許這它弄壞了她的白珠羅帳。她又發脾氣了，她這夜起牀來罵五，罵他捨茶舍下揀選個風的地方，罵他所請的書學的丈夫不好；如果早知這樣，就不搬到這鬼地方來住。因爲她這樣罵五，使同住的人們都聽不過去，有些站在公理的立場來替她辯護，一開嘴，她的毒蛇一般的舌頭就鑽到誰的舌上來。她罵罵這個又罵那個，差不多整個愉園的人都被罵遍了。

在這種醜態的醜態，隨他去發怒罵人的苦事，她的心緒更感到鬱悶和憤懣。但既然她來不來他也一樣，帶着幾分是來拜訪嗎？

雖然在這種醜態，由於她自己的行跡不秘密，還是由於方小姐的談話不秘密，她已約略地知道他們自他介紹相識之後，經過一度發展的演進，已達到某種關係的基礎。所以一看見他來，就用這樣的指詞來勸她。

「方小姐近幾天來都愁惱够了，也許是心情太難過！你好來勸勸她。」

「笑話！方小姐讓薛劍山要得到我來說話麼？」他說了，帶着泰然自若的神氣。

方小姐在房裏聽得是薛劍山的聲音，忙亂地起來穿木屐，也許已經穿不穩，她到另一處還找不着，那穿鞋的一隻路得高板板格格地響。隨住的人們就罵罵又罵罵發什麼火，但終於那一隻找着了，她走出來，完全改變了許多天來堆積在臉上的愁容，而且還帶着相當和緩的口氣：「薛劍山先生，你許多天哩，你們大家是朋友，好朋友搬了新居，還不至於不理吧？」

「薛五和住在他隔壁房間的朱督學老是用眼睛瞪着方小姐，她也知道他們這種用意，但既然他們不說話，她心裏想這樣太不好，然而又不能搶了他獨自談話，想了片刻，才想了一句和人家有關而又很得體的話：「薛五先生，你看這地方好不好？」

「這地方好得很，而且非誇有詩意。」

方小姐在他說完這話兩個字之後，她的意思：什麼人都是三句不離本行，跟着笑吟吟地說：「詩意的確起來，究竟接着又說：『那末，請你們幾個，給我們整個愉悅的同伴們吧！』」

「你們便給薛劍山一定寫。」

薛劍山聽了朱督學看見他倆談得這般熱烈，都先後借故回自己的房間。客廳裏只剩下他們兩個人。他倆依然熱烈地談着，談詩，談詩的藝術，談詩的季節，他們如此高談闊論地談着。同時在每個問題中出

幾點與薛劍山，他們用語用詞特別響亮，為的是：縱使讓他們知道了，知道也不過是若平文學上應該討論的事情。但等到他們的談話告一段落時，她鼓起勇氣給他示了一個眼色，和做了一下手勢：叫她到外間的田裏去。

他倆在田上並肩地徘徊着。田裏遍種了莢豆和狗尾粟，它們的莢葉已經發茂起來，給他倆掩蔽了下身。遠遠看去，好像兩個半截的椰子在綠海漂浮着。

「我來告訴你，」她突然改變了先前的態度，帶着無限凄涼的苦調：「住在這個地方，也很難打發日子過去的！」

「地方不好麼？」

「同住的人不好麼？」薛五和的幾個朋友，大概沒有什麼意見。總之，很難說。她的好像斷了線的珠子似的滾出來，她不肯投機，不瞭解，不諷諷，而專門由暗而明，由諷諷而攻擊，由吵嘴而仇恨。尤其是薛五，激了我的敵對的首領，他時常指其餘的人，向我來施襲攻擊的號令。然而他們是男性，我且不去管他，薛五不理，她應該同情我，但她也參加他們的陣伍。

「人類不能創造環境，也要適應環境，我以為你凡事應該如此。」

不曉得怎樣說，薛五和他們既然隨時地擔心來，我亦不能每次都給他們讓步，老實說，這些人作骨痛的朋友還可以，像同在那裏親近却不可能。如我與薛五，一個人在又求學調，最好與薛五住在一起，我們當作朋友式的來住，你同意嗎？」

「唔……」他有點兒窘住了。薛五和薛劍山他倆自己為什麼要這樣的女性，發生深遠友誼的關係一樣模糊不清地浮在他的意識裏。

由於他不能斷然地給她來一個答案，這表示了他不能欣然地接受她那份高貴的愛。她的心懷更加苦惱了！她日夜地付着，怎樣離開這個個壞的環境，怎樣逃離這這班善用陰謀毒計來打擊的男女。當然的，她的思忖的度量愈深遠，她的個性的變態愈不近人情。這個性的變態所形成的惡作劇的行為，無疑又是薛五的叛徒王多讚幾次可奈何的悲劇。然而當她表演時，在她的心目中，以為是薛五的條件，薛五也

她人看來，她是無聊和狂妄！她是這樣被苦惱煎熬着。幸而這日子過得不久，她的妹妹果從香港來了。

她的妹妹帶來了香粉，朱古力，洋菓子，時髦的雜誌，這都是她所喜愛的。然而這妹妹帶來的，是她的妹妹帶來了這生這個人的姓名，那時候，是那樣的彷彿昨夜夢一般的記憶。

原來在一年半以前，學生還是香港X報的記者，後來做了副刊編輯，更來便了。但他辭職後還是時常給他編過的副刊寫稿。有一次他寫了一篇詩，寄給X報，不久發表出來，讀者他寫信讚揚他。當時他是住在九龍德輔道中一四九號，方小姐的家裏却是住德輔道中一四九號。但方小姐先來，才把他的詩稿退回，又不肯將原稿在信裏寫下門牌號碼，竟送到方小姐那裏去。方小姐接了稿，真明其妙。連忙拆開信，看了一篇幾頁的長詩。幸而稿未附作者的地址，她不知道是誰寫的。於是她將稿子寄給方小姐，請她將稿按照一九四號的門牌去訪學生，準備將稿交還給他。可是因為方小姐忘了稿太遲，他已經搬了家。結果她們親得抱稿帶回來，隨後她們愉快地讀了許多遍，又在她們的稿袋上擱了許多時間。才由她的妹妹保存起來。當時方小姐讀了這生那篇長詩，從字裏行間已隱隱得作者過去的經歷，漸漸着在胸懷的時代感，和作為文藝工作者應有的種種及熱愛等。如今她的妹妹提起來，她好像睜開眼後重溫一個舊日的夢境一般的愉快！但她面前不斷地怨恨自己的記憶太不好。

方小姐雖然是在生活這時代中，但她的意識却潛藏着許多舊時代遺留的殘渣。她相信宿命論。自妹妹給她的記憶發掘，她過去與這生這一點兒的關係，她認為是上天所暗示的良緣！於是她決心不讓這詩稿，許許多多，是難求來稿身所寄託的良伴。所以她在那天，當着曉五和溫多人的面前，她有無意的笑吟吟地對她說：

「真是哈，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呢！」

此後她用言語與行動變管齊下來展開瘋狂的攻勢，學生被他攻入圍了。但這不是由於他追求術的精良，也不是為他某種超然出眾的品貌所感動而垂愛，不過他覺得這是一種虔誠的女的戀情，是非常的殘忍和罪惡的。同時在這些燥悶的日子裏，很需要一般女性所特有的柔情的撫慰

了。帶給單板的生活增添些光與色。因此他很樂意地和溫多見面。但一週旋起來，他又很容易墜落她的感情的圍套中。

溫多那時時生從X處調到X部來工作，辦公地點是在舊家山。這使他每天中需要從東河堤到市區去走幾次的麻煩，而且得花許多時間。他許多時利用這些時間，到溫多家去溜到溫多家方小姐談情了。

為了他倆認為彼此的關係還沒有達到第三者的時候，所以無論他去探訪他，或他來探訪她，都是半秘密地在進行着。最先她懼怕他等人的譏笑，她叫他少些來偷會，她可以到舊家山去找他。但到時他辦公的總方，又好像得到另一些事，陪他到人的譏笑，尤其是那些隨口而來的注視。她索性不去了。於是她叫他照樣來找她：首先他兩三天才來一回，其次是一兩天來一回，再其次是一天來一回，最後則一天來足三四回。他名義上說是找稿五，但暗五他們也曉得他的意思，祇和他草率地藉詞幾句，便又寫自己的房裏去。他仍在客廳坐了一會，覺得不香氣地走進她的房間。他坐下，就伸出腳去撈了那隻用竹編成的門，才和她囁囁地談話。去更在這種情形之下，溫多和他們兩個人的談笑，口腔發出來了；我們的詩人好像巴金的樣子，也來一個愛情的三部曲了。但他早，午，晚的愛情的三部曲。

夏季來了，門前農作物的綠葉所繙成的綠的洋海，心上更深度的顏色。茄子，南瓜，莢豆也隨着季節漸漸成熟了。這象徵着她倆的愛情。他倆這時正並肩在田間裏辛勤地工作着。大家都不覺地想他倆的愛情，又把他倆的事體聯繫到和他們有關的方面去。

「前兩天接到家裏的信，」一個嗚嗚發聲的童聲迎面而來，方小姐用手拍拍的一聲把它趕開，才又說着：「我的父親問我關於我的問題怎樣，我把你告訴了他。」

「或者他不同意呢？」

「他復痛愛我，而且他老早說過，我有一切自由權。」

「你對他說了，恐怕將來不會成爲事實呢？」學生好像有點替她担心的樣子說。

「會不會成爲事實，問題就在你的身上。」方小姐說完，帶着異詭的眼光向他望了一下。

「你和我結婚將來不會後悔麼？」

五味子

許厚基

五味子的形狀像南天竹的子，但色澤沒有天竹子來得鮮紅，吃起來則微酸，有些見酸，一般人沒有將牠來吃的，只供玩賞罷了。牠出現在一個詩的靈感最豐富的季节，每年農曆乞巧節來臨，牠便雜在香蕉、荔枝、鳳梨等當中，以輕盈曼妙的姿態出現。舉行乞巧會的

少，她們在清涼的桌上擺地一個席位。七夕本來是女兒節，與男兒無干的原因，是我一聽女戚友，每逢乞巧節總喜歡邀我參加，她們邀我參加的原因，是對我講笑話，第二要我為她們設計佈置桌上的巧手製品；因此，我對這乞巧節是有極大興趣的啊。

今年，我自然沒有這般閒情逸趣了。記得在七七事變前一年乞巧節那天，我與陳列得五光十色。那些古人所形容髮影花香，燕瘦環肥的姑娘們，更顯得嬌媚，在市肆的前後左右圍繞着。我從馬路中心望見一堆堆的，那末，必會給她們遇着罷。於是，我馬上穿入人叢中，選購了一大束。剛轉抹角，左上下落，走至長堤大三元酒家三樓找尋一位朋友。剛踏上二樓時，突有一摩登女郎向我說：「啊！給我。」說着便伸

手，那末，必會給她們遇着罷。於是，我馬上穿入人叢中，選購了一大束。剛轉抹角，左上下落，走至長堤大三元酒家三樓找尋一位朋友。剛踏上二樓時，突有一摩登女郎向我說：「啊！給我。」說着便伸

忙回頭察看，瞧見一位身穿蘋果綠旗袍，足穿生膠底黃色革履的姑娘，盈盈地持着五味子，遂向鼻端嗅着，笑着，我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大聲說：「這樣子使不得！」邊說邊發步向前去奪回來。她見我來奪，也發足奔逃，因為我要奪回失物吧，飛步搶前，不兩步已給我抓着衣袖。她這急地說：「不要奪，請聽了可惜，這同一枝給你罷。」我無可如何，只得持着的一枝五味子，想到今天是女人節，出了大門，回頭對她說：「這也情有可原，算你乖乖地。」

歸家後，略事休息，便將五味子送到乞巧會。她們見了果然都很歡喜，問我在什麼地方找得這樣美麗的五味子？我說：「若非特別美觀，我也不買它了，可是：我回頭再買已沒有了。」

「你不要賣弄玄虛了，快全部拿出來罷。怎麼只拿這些些來引誘我們。」

「沒有了，我坦誠地說。」

「怎麼！你袋裡沒有錢嗎？真的只買得這些罷？」

「你不要給他捉弄罷，這是他的拿手好戲，你愈心急他愈不肯拿出來的。」

「并非捉弄你們，真的沒有了。」

「你不是說過再回頭已沒有了嗎？可見你袋裡并非沒有錢，更可見那處當時并非沒有較多的出賣，我絕不相信你只買得這些些，我們不是二歲小孩子啊！」

「我已說過了，再回頭買已沒有了。」

「你為什麼要再回頭買？好在你的冰珠也在我們的集團裏，難道你還送給第二個冰珠嗎？冰姐！快快問他是不是？」

「絕對不是。」

「你再不要給他捉弄弄開心了，快些着人找出那隻墨綠的大玻璃碟來，預備配裝五味子吧。這樣鮮嫩紅潤的東西，用暗綠色的碟子襯托起來是格外好看的，你們有暇，去看看那幾盞紗燈和那幾個花籃，要怎樣懸掛才配合得好好看罷。等一下子他自然會將全數五味子送過來的。」

河內草

李國強

去過河內的人，大概多少對牠都有點懷戀吧！那過往的客商，雖然對它不過是匆匆的一瞥，也會學着詩人的口吻說：「多麼美麗的一個熱帶都市啊！」這，也不過是隨興而發的讚美，你要是真去問他們，河內是怎麼美的？可愛在那點？他們又會茫然不知所答。

河內，它確有着一種特別的情調，這兒的人物，都有着它獨特的風度，一種東方與西方的文化之融合。這兒面有着廿世紀都會最新式的享受，但也保留着老年的遺風，你覺得這是顯得不調和嗎？可這一切又是安排得那麼自然。在這圈子裡生活的人們，無論是屬於那一種階層，有着如何的脾味，然他們都能在這小天地裡尋出與他們生活習慣接近的圈子，於是他們都安靜地在這兒住着，是那麼融洽，日子久了，他們簡直就不願意再離開這兒。即使因環境逼着走了，也總是依依不捨地，河內的影子會漸漸地保留在他們的記憶裡。

河內並不是一個大都會，在南方這些城市裡，固然不能與新加坡盤谷等地相提並論，即使比起西貢來也還小得多。它總共也不過十來萬人，然而也就因為人口稀少，所以雖然不是一個怎麼大的地方，可也顯得很廣闊，那寬大的馬路，稀疏的房舍，一切都顯得靜謐，安祥。在城市裡住慣的人，總多少染得些愛散步的習慣，也許是在清晨，也許是在黃昏，總之空氣是清涼的，裡面微微夾着一層椰子的氣息，于是在這時，你開始在街上踽踽起來了。行人這够寬的，也許你記憶裡我們幽度裡的馬路橫度還要加倍，在這上面你慢慢地拖着一雙遲緩的步子踽踽獨行着，你心中想起一些遠方的事，也許你正沉浸在一個迷幻的夢境裡。熱帶黎明或薄暮特有的涼風微微地拂着，你的頭髮會被纏得垂下頰角來。你決不會擔心你被人撞倒，這四圍是這般安祥，安靜得像落在一個空曠的原野裡，你想着這城市是屬於你的，那裡面也許就祇住了你一個人，這種感覺會很自然地從你心頭升起，你慢慢地走着，你會覺得很遠很遠，也許你的腳步會帶你到紅河邊上，這兒那兒，有一些小孩子在沙灘上

玩着蚌殼，旁邊有幾個年老的保姆在嬉談着。紅河的水是混濁的，帶着赭黃色，像一根暗澹的綫帶，被朝起的旭日或傍晚的霞彩映着，江面上起着耀眼光彩。你沉默地凝視着遠方，聽着那從江面上颺起舟子粗魯的歌聲，你也許會在你的心底織起一層美麗的遐想。這樣靜靜地站上好一陣子，後來那火輪般炎熱的太陽升起了，也許夜的黑幕在江面上扯下來了，你也覺得有點倦了，你會想起你也許還未吃過點東西，于是你又會從原路慢慢地踱回去。

在河內，人種複雜的，自然，本地的土著佔大多數，其次就要輪到法國人，再次為華僑，除此以外，還有印度人，馬來人，小亞細亞人……實在洋洋大觀，倒也可喻為一種博物館。這裡面有各種人的生活習慣，因為民族的差異，自然不同，但他們又同是構成河內的份子，就因為各種民族之混合，所以河內在一個旅行的陌生人的眼光里看來更顯得奇異了。

安南人有着一種可親的成份，在上海看慣安南巡捕暴虐的橫行，也許會說我是扯謊，實在哪，像那樣的人，在河內是不容易見着的。而且這批當兵的，多半是南邊一帶的人，在河內，自然那些狡猾尖刁的人不是沒有，祇是在比例上是佔得少。在熱帶生長的人，都多少帶點懶勁，安南人自不能例外。他們性情也顯得極平和；他們也時時爭吵，有時會因幾角錢引起一大堆春熱騰騰的人群來，但他們儘管兇狠地互罵着，從他們嘴里去擲發出那些不堪入耳的下流俚語，但他們可也祇是搖搖不拍胸脯，虛張聲勢，誰也沒動手，拳頭倒是不停的在空中揮舞不停。這頗有點像我們國度裡江南人的脾氣，等到隔一陣子後，兩方面對罵的噱頭快要發噁了，看熱鬧的人也瞧着沒有什麼精彩了，于是人漸漸散開了，一場相罵就如此停止。

你要是誠心去研究安南人的性情，這工作也許很困難。而且你越觀察得仔細，他們的性情倒越發變得迷離不可捉摸起來了。在有些場合

之下，安南人有着善良的特質，你覺得他們很可愛，于是你們打起交道來了，你們也許覺得厭惡起來。他們也挺愛同中國人交朋友的。于是他會告訴你這城市的興衰以及那些街頭瑣屑的故事，你時常被那動人的談吐所醉一時。可是時候長了，你開始有點厭倦他們，你覺得他們氣度太狹窄了；你是天國裡生長出來的，你看不慣這些；而且他們又太多疑，自私，而且很小心，雖然他們還是緩緩緩地為你講述那動人的市聞。你沒有先前的那感覺與味濃厚了。到後來你有點討厭他們，那高聳的額骨和還有那尖細的眼睛，你會說：『我再也看不見他們吧！』

，那是在路上，在舖子里，你又見到那些臉，就連你住處僕歐的那種驚駭的臉也在你眼前出現了。他見着你，像是遇見了什麼多年知交似地那種驚駭，他會很親熱地向你打着招呼說：『先生，好天氣啊！出來隨處嗎？』你總感地就他斜了一眼，你不想理他，但他那聲聲親熱的樣子獲得你倒好像有點過意不去似地，于是你祇好同他搭訕了兩句。可這看來，他那雙細小的眼更顯得細起來了。他滿面裝着笑，那兩排黑漆似的牙齒，露得越發明顯起來。他也許因為覺得太激動了，但像總有一種感覺，你老以為他的笑是虛在動，總像怪不自然的，你不禁要回嚥一口唾沫。這時在你旁邊的他，更來得起勁了。他爽性打聽話匣子。他先問你悶不悶，去那那地消遣一陣，於是越說越遠。最後，他又再度提起你住那那的事，他說那那子裡確是有鬼的，他說怎樣的一個半夜裡，他親眼看見一個白衣的鬼在客廳走來走去；他又說他這幾天來每晚總聽見那屋裏櫃檯不停地搬動，發出奇怪的響聲。他說得那樣的逼真，像確有其事似的，最後的結論還是勸你搬家。這些話其實你已聽了好幾遍，你被那篇鬼話擾得煩了，你祇得板起臉來說：『請你住嘴吧！』他這才強裝着一變笑臉悻悻而去。他們似乎是很固執，他們又似乎挺聰明。一次你因為懶得動腿，叫你的佣人去買點什麼水菓來，你連續重複了幾遍，你又怕言語隔膜，於是作了好些手勢。那佣人滿是點頭，看樣子你想他總該懂得了吧，但又全不是那麼回事。一會他回來了，手裡捧着一大包糖菓，而且滿面淌着汗珠，氣吁吁地像費了一陣力子，但你却弄得哭笑不得。

河內是安南的首都，一般安南人，手頭有幾文的，總來這兒觀光一下。他們初來的時候，被一切新式歐化的建築最先弄得有點迷亂，但接

着他們對都市的生活就完全習慣下來。他們在這兒置起了房屋，還買汽車，滿口掛着法文，看樣子滿在這兒混了多年似的，但那種俗不可耐的神氣却又總擺脫不脫。就以穿著來說吧，這些年來比較新式一點的汽車就不再穿那短襟窄袖的黑衫了，西服本已代而為他們通行的服裝，但他們總愛來一套出色的打扮，綉綉的玉身，花格的襯衫，再配上那根寬大的紅領帶。這些年青的傢伙，或者駕着敞開篷的小轎車，或者騎着腳踏車，故意從一個女人身邊飛馳而過。于是紅領帶像風扇了起來。他們還樣表示一下，於是風扇出了，臉上少不得要揚起一陣得意的笑容。

安南的女人是美的，至少在南洋一帶遊過的人，總不至否認這句話。那些成天看慣羶黑垢的馬來婦人，驟然來到這兒，眼裡所接觸着的河內婦女溫雅嫵媚的風姿，就不啻吃了一杯冰淇淋。你若不是個道學者流，預備領略欣賞一番，這再便當沒有。你假如湊巧趕着夏天來到這兒，白天在旅舍裡悶坐一天，望着那毒辣的太陽，正滿頭大汗地想咒詛一番，那末晚飯吃過了，你瞧着外面，太陽最後一縷光芒也打從遠方匿跡了，你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氣，心頭是輕鬆多了，你於是頂個冷水浴，換好潔淨衣服。你一出門，馬上有一羣黃包車夫圍攔你，他們彼此爭吵得很利害，都在拚命地搶這筆生意。你給那喧嚷的嘈嚷，也許弄得有點煩，你祇好隨意地揀一輛車坐了上去。那個被搶光顧的馬夫會得滿面露起笑容，那圍攔的馬夫也許還在繼續罵着，圍攔着。但你的車夫祇吐口唾沫，就提起腳跑起來了。他在河內，車子的座位寬且大，軟悠悠地，坐在車上，身子也給弄得懶洋洋地。他並沒向你看，到那兒，他祇是輕快的飛動着脚步。在夏天，這也是河內特有的風景。坐車兜風是習見的事，因既乘涼又省錢，而且還可以沿街看女人。車價是頂便宜的，你要是跑得氣喘吁吁地，弄得滿頭大汗，那是再得些涼風的事。你的車先在靜寂的道上輕輕馳過，晚間的涼風送過一陣清涼的風，像傳出的芬香。你抬頭朝上望，深藍的天穹上堆滿了繁星，不住地閃着；像在你身上，你渾身被沐浴着，你也許會說：『多麼美好的晚上啊！』這微醉在溫柔的夜色中，不一會，你覺得你的眼睛像似被什麼刺激着，微微被擾亂着，你從溫郁的夢中醒過來，原來身子已經拉到繁華的市中區來了。街上人多了起來了，你的眼睛也開始忙亂起來，在繁華的市

斷地經過許多年輕婦女的面影，都是那麼秀麗可愛，他們緊緊裹着一件窄袖的棉衣，一陣風拂過，就緩緩飄起來，露出那大腳管的白緞褲筒。她們或在頭上盤成一個圓盤，但是已經是落伍的樣子了，新式的打扮，總在頭後盤一個髻。她們手指和腳趾上都塗上一層紅色的寇丹，這都是德國化學家的發明。安南，西貢就饒中國的上流，時裝的設計，摩登的擺設都是從那兒開始，然後才傳來這東亞區來。她們大都拖着一雙木屐，腳套在潔淨的桐油路上，為夜晚的河內奏出一個特別美麗的調子。她們或者也像你一樣坐在車上，或在踏着自由車，或者三五一羣挽着手悠閒地走着。這裡誰也時夾着一些拖長辮子的小姑娘。她們有時會低聲哼着越南國流行的曲子。對着過路的人，不時飛一個媚眼。你瞧她們那些秀麗柔美的面龐同那苗條的背影，你心頭也許會微微激動着，你像回到古老的日子裡，從前你看那古書上繪着的人像。如今居然會漸漸地鑽入你的眼簾，那是一種純古的美。

你為統治階級的法國人，在此地的生活是舒適的。他們或為政府之官員，或為當地之紳士，由于河內是政治的中心，所以逗留在這兒的法國重要人物為數也頗可觀，他們一般的日子都過得很優裕，至少比起他們在國內的生活好多了。在河內並不是沒有法國籍人，但可難得碰到，他們大都屬於高等階級，做工的就極少。因為工作少，報酬多，所以一天到晚就多是閒暇。他們便知道怎樣去享受。從機關裡或公司裡辦事完畢，照例先要去茶館溜一轉。Bawls Bar 那條街是他們集中的地方，那裏有無數咖啡館，坐位就沿街擺着。他們一進去，脚也就生了根，如那兒見熟人，於是天上地下就扯個沒完。他們也許起勁地玩着紙牌，高興就是孤身的一個呢？也不打緊，獨個兒飲着酒，看着過路的行人，咖啡館下午晚間有音樂演奏，於是買一份報紙，慢慢兒看着，時間也極易過去。

星期日是河內是個不尋常的日子，一清早教堂的鐘聲就在靜寂的空氣裡響起來了。河內有不少教堂，信教的人極多的，沿着教堂的馬路總覺得有一種空靈的氣氛。那前面的廣場上，照例排滿了汽車，像一條長蛇蜿蜒着。在教堂前，空靈的鐘聲，那複雜的十字架架像水晶的燭光下發着光，人們虔誠地祈禱着。那與莊嚴的調子，在鐘聲式的屋頂上迴盪着。人們做在滿樓窗便完備的佛佛式的聖堂，如今他們可以好久地來享受一下這不可多得的安息日子了。

他們在抑揚的鐘聲下走出教堂，前面樹陰處照例有不少賣花女郎在那兒等着。一筆財寶，那沁人的芬香不住地彌散着。你被兜得飄飄然，於是順手撿了一束鮮花，你拿到家裏，爭氣地在花瓶裡，你靜靜地鑑賞着。這飯館照例生意很好，吹吹打打響着中樂。下午市區里靜悄悄，舖戶都上了鎖，籠籠着裡籠籠的噴物兀自行動。你這樣走了幾條街，你覺得沒什麼味，于是你沿着那兩旁栽着高大梧桐的街道上走去。最後你來到植物園那裡，這裡平常是難得有人去光顧的，但禮拜天，它可不用再擔心遭冷落了。園子裡的長椅子上都坐滿了人。你想揀一塊草地歇歇脚也不易得。你望着你前兩來往來往的人群，他們都滿臉洋溢着高興，嘴角揚着微笑，你的脚步也變得輕快起來了。你仔細觀察你週圍的人群，有一對年青愛人，他們緊緊地擁着，深深地在竊竊談着情話，一個廣角嘴着，穿着白布制服的送禮員走過去了，他的臉蛋掛着一個狡黠本地女人的手，又是那陣子開開玩笑的談話。你從你身後聽過來，你掉轉頭，原來是個非洲人，他那雙晶瑩的眼睛笑着，那臉蛋黑的臉蛋更顯得靈活，像要突出來，他轉正頭，一個有着兩根長睫毛的女人，他嘴裡喃喃着，自然你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你被這對奇異的人影弄得迷惑時，忽的一聲，幾輛腳踏車像陣疾風似的從你身邊穿過去，那幾個人法國中學，他倒至戴着一種鮮豔的校帽，嘴裡得輕快的調子，他總是在這快樂的，一種拜被學識屬的幽默也拖來得够了，贏得一個禮拜，就更好好利用。又過一陣，一陣軍樂聲從遠處響起來，那響聲那響聲去尋，于是在一塊地方，你看見圍着許多人，在中學子中間正有一隊音樂兵正在那兒演奏着。在那前面圍着許多個兒正全神貫注地指揮着，他手頭拿着一個短棍在空中敲打着，那響聲響着。一隻曲子奏完了，場子上響起一片巨大的掌聲，那響聲響着，轉身向聽家答着謝意。就在這兒，那些會安靜的小孩子們們，那響聲響起來了，他們在人叢中不住地撒着，一個不小心，在草地生起一個火，於是亂哄哄地響成一片。

後來音樂停止了，眾人開始漸漸散去，植物園又回復它靜寂的，那是一片潔淨的地上平添了不少葉屑與碎紙，那響聲響着，響聲響着，響聲響着，響聲響着。你不是站了又一站了嗎？你的眼有點酸澀酸澀，

魯 深

又 燕 火 集 又 長 篇 連 載

第 一 章

韓聰自去年九月間回到廣州以後，不到一個星期，便和兩位至友——健先、李國強合住在一家戰前開辦的新民酒店，淪陷期間給隨人據為森林的會址的四樓全座。這住地位居市內的衝要要區，出入交通，異常利便，且背倚公園，空氣好，陽光足，每天早晨，園林裏播送出無數鳥雀的鳴歌；憑窗一望，油加里，相思樹，冬青，大榕樹，節節，古松……雖然有點繁雜的氣息，而長年無多天的雨國，處處却仍保留着令人舒暢的快意。

不久，第×方面軍司令部一再令申公務員不准佔住民房，韓聰因為他兩位朋友以海峽復通要出國了，況且那業主亦已回市，要將要收回修養復業，當他備決定行程的前幾天，韓聰便在附近租到了一幢房子。

在他們同住的兩個多月間，曾有一段很巧妙的機緣，認識了一位梁媚媚小姐。最先由健先和李國強先結識來往，因為他們住在一塊，韓聰隨後也認識了。但是自從認識幾個月前來談話，不知什麼緣故，那位小姐對健先、李兩人逐漸冷淡，厭倦，而每次的交談與酬應，媚媚與韓聰的兩顆心，彷彿漸漸縮短了距離，都有另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在言談中媚媚的聲聲情意竟與韓聰表示程度的柔和，雅興和傾慕，就是韓聰覺得他在他的心上佔得很緊很舒服。不過，因為他與這朋友所傾心的，不特不肯放棄，相反更貪婪地進謀加強的友愛，所以韓聰心私繼續時時抬頭，却不敢作聯想天開進取的意念，和喧賓奪主的企圖和妄想。而媚媚呢，也知道他們彼此之間的朋情很篤，在他們一起的時候，力避厚此薄彼的表態，不過最近竟忘記自自然的表露，却時時對韓聰傾吐特別的好感，因此韓聰的韓聰為了怕引起他的猜疑，在表面上，一次一次的對媚媚冷淡，不讓心，裝設作優，媚媚因為要贖罪似的謀補救，漸漸對他們不多理會，甚至惘然的迷惑的皺起眉頭，透露出內心的苦惱，希望韓聰知道了以後更愛他。可是，這樣人為的隔膜，變態地建築在韓聰的理智中，不易拆除，相反的，預示她的努力將等於徒勞，於是媚媚便痛下了最大的決心，揭開他們都不高興她，她從此以後不再前來。這話吐出了以後，雖然得到了韓聰，李兩一再剖白近以瘋狂般的歡喜，真能挽回她的情誼，在當時，韓聰在「陣異樣的環境中，心欲說明怎樣出不得已，而結果依然那要淡漠，彷彿這些，他不關痛癢的沈默着，呆呆地把眼睛睜在韓聰離落了油漆的牆壁上，再移出去瞪在灰暗的天幕，作嘲然的苦笑。

媚媚負着沉重的罪愆告辭了他們以後，健先和李國強堅定地認為這是女孩子的撒嬌，過了幾天自己會自毀自滅的防禦的，決定的甚至徵詢韓聰的意見時，只是說：「你以為媚媚要逼至絕才來？」可是，他冷冷而無動地搖搖頭，好像是表示不知道，及至韓聰被這不得不說明我們在「塊時將永遠無見媚媚的機會了時，他倆便很鄙薄地笑着，道：「韓聰，全不懂小姐心理的。」

時間和事實是最忠實的証人，果然，從那次以後，韓聰的兩身便不再來了。這韓聰的勝利者，不是韓聰健先和李國強，而是一個不懂小姐心理的韓聰。

李國強和健先確是不曉得媚媚的戲言會成了正經，如是過了幾天以後，連名寫信着女工送遞到媚媚住下的地址那邊去，結果，那女工却轉轉說無人肯收，再用郵遞，過了一個星期也同樣原封退回。健先起初表示放棄，李國強却認為有這考究的必要；以後健先對李國強的意見不特完全贊成，並且提議到地那兒，伴言要租房子去調查實況。就這樣，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他倆一同前去，等到韓聰黃昏時候回來，探知：到了那兒給

一位軍官模樣的中年男子以冷酷的臉孔拒絕了出來，又據說在那兒二樓三樓並無姓梁的男女居住。

經過這一次打擊，他倆雖然不再想去追究，畢竟認為梁媚媚是個奇了女子，為這段情緣無端而有裏因的喪失，他倆切實檢討研究的結果却完全歸咎於韓聰，——認為全然是因為他的冷淡驅趕走了她的。不過，彼此有多年之交好，況且這貪婪的熱愛誠意的成分很少，他們自己也了解明白。

韓聰知道了他倆暗中怪怨他，但他當時並不想提出來申辯，他覺得他的原意至善，出發點是光明磊落，他所以會做出這樣冷淡，全然係拒絕媚媚對他慷慨奢侈的好感，而不得已的背旨的行為，現在如果雷是劈燒香的好人，那也只好由他倆去怪怨。他很容易想到，這種無憑無據，不容易抓住的證據，——微妙的心靈的感覺，是很難辨說得清楚，甚至還有可能越坦誠的剖白，引起越多的誤會，因為韓聰有過這樣的經驗與教訓的呵。但是韓聰是偏直率懇直的人，這不能剖示而担受着積怨，他的心的確是苦感過載，隨時想借機撒卸了些，可是，其他的事却容易發口，獨有這點在韓聰認為是難乎其難；這樣，一直拖延下來，饒健先和李圖強亦幾乎漸漸淡忘，好久不再提起這事來發議論了。直到他倆決定出國的前一天晚上，在去者留別留者饒行的一席頗為豐盛的晚餐告殘時，韓聰才想起了那件關於和媚媚斷絕的往事來。

——現在你倆就要出國了，我們共寓的時間，共兩個月零八天，在中間我們的友情好像會給什麼魔鬼捉弄過似的。韓聰舉杯祝賀遠行人「前途遠大」以後，很生澀地揭開了這一重話幕。

——沒有囉！饒健先聽到韓聰突如其來的坦率、好像內心的秘密給人揭發了，在全國掩飾。

——小事情，李圖強認為應該提出來一談了。只有朋友的感情才最值得珍貴；女子，水性楊花啦！

——一個若無其事說沒有，一個無足輕重的說是小事情，大概你倆因為行期在即，都肯自動地原諒了我吧！聰聰移退椅子站起身來說：當我發現梁媚媚對我的好感超過於你們的時候，我是很煩惱的；想，除了用冷淡消極的抵制外，一時間是找不到第三個辦法呀。

——我得多謝你的好心，在我看你當初瞧見我們來往，表示極度的不高興。這是饒健先的心話，可沒有說出，饒健先認真地假想，——韓聰雖然，後方假大方地說：

——這是沒有什麼的，誠如李兄所說的「小事情」！

——不要在翻舊賬了，不過，你的態度冷冰，的確可以使奔流的友誼的小河凍結，教情感的輕舟不能通航的。

——我覺得我的冰冷是夏天的雪，會有許多人歡喜玩它，愛它，甚至渴望着想吞飲它。——吞到肚子裏去，會有沁涼清快的感覺呵。

——韓聰引申李圖強的意見，分明是為自我而辯護，在饒健先聽來，這種不知錯過反而振振有辭，把靈壓於心的火頭。——出乎意料之外的與媚媚斷絕來往，本來已成了過去的殘夢，但是在這個時期花費了苦心，耗支了精力，甚至向求愛的門前乞到了輕嘆，在這時候，一起成為灰燼的情意，給韓聰敲落了幾顆火星，那股熱乾炎燥而未燃燒過的宿怨，到這時却熾旺地在胸腔內燃燒了起來。

——韓聰，現在說起來，你一定會以為我饒某人這樣認真，因為這事已事過景遷，成為昨宵的殘夢了。不過，你這種神經過敏的猜測，或靜，相反的，所謂「半夜雞啼不知丑」(諧謔)的過鈍感覺，我却很替你惋惜。

——不要說玄虛的空意見了，我們如果切實檢討起來，李圖強裝腔作勢的，誠恐局面弄到過於嚴重，一下子難以排解。媚媚之所以會不到我們這裏來者——其原因則完全是老兄冷淡之過也。隨即在韓聰的肩胛上拍了兩下。

——當饒健先正得意地點頭，眼光亮出報復了一小部分滿意，——也即是填滿了心的一角抱憾的空虛時，不料韓聰却正經而認真起來，攏了一下肩，——這點我是承認的。噫，噫，不過，我對你們真感到妻子不知變炮，瞎子真辨花客啦！

——韓聰先只刻意地學着韓聰的聲，不屑發言似的。

「不壞笑了，我老實對你們說吧，假如對你備確有好感，除了這裏以外，不是還有許多地方可以交談絮語的嗎？」

「對的，在外表上聽來。而事實上，她却是以為我們都要接時上下辦公，因為，自始至終我和老李都不便承認尚未就業。是以，每次她都在我們休息的時間到來。他又嚇嚇地學着韓聰的冷笑，並且滲進高傲鄙薄的神氣，然後才繼續說下去。我向來很敬佩你的聰明，果如是，你不是風吹大石塊，也是成爲電燈泡了。」

李國強的心與韓聰的心是心的同盟軍，聽到反駁韓聰手以有力的打擊，不期然也仰頭瞧了瞧頭上的電燈泡，發出雖不是報復，畢竟是含有克復失土那麼鬆爽的笑，隨即走向門邊答的一擊撥動了電掣。在昏黃的暮色固然被電炬趕跑到室外，可是室內已像夜裏的光景了。以後韓聰進了韓聰的臥房，更劇烈的辯論又在進行了。

這場辯論，在韓聰先則以爲韓聰對他們和媚媚來往，內心極不高興，因爲起初希望交談能得到她的好感的企圖完全粉碎了。韓聰起先也極贊成韓聰的，是一個入對其一個人的愛惡不惡形之於色，雖說現在已是成了過去。又希望韓聰今後能够時時保持住和顏悅色。最後肯定地說媚媚不來的原因，全是他的難着難問的臉孔。

而李國強的意見呢，和韓聰先的差不多是完全一致，不過，微有不同的是：一個人心地要時時快樂，才能得到快樂，快樂是在快樂的人才求得到，決非難覓的人所能望見項背的；比如，韓聰總是他和媚媚秀在就嫉忌，結果，他們不能夠和她保持住友情，而韓聰則永遠爲她所痛恨仇視；這是不值得的行爲，太吃虧的做人的態度。他希望韓聰今後能够改變，因爲大家是多年的朋友，應該要善相勸，過相規。

那固執堅毅的韓聰，對他們的好意不消說最接受，可是爲了梁媚媚說是因爲了他擺難看的冷淡的臉孔而不來，不能檢討出箇中的真因，他却抱了很大的反感，所以，他狠狠地對他倆申論。

「是的，是我用冰冷的臉孔迫走了梁媚媚的，當我發現了對我的愛，很秘密地感到比較對你倆的友愛更濃的時候，我爲了怕你們對我懷疑，這在你們或許是會認爲很可笑的自作多情，也或許的確是我自作多情，更或許是她確是對我不施熱情，我明顯地自知不應該這樣做，也不容她對我這樣做，所以我就這樣做了。」

「韓，韓，……他倆聽到這裏也用不同的笑聲而在同時地發出來了。」

「這真是真明其妙的妙呢！韓健先完全不認爲這事有以成事實的說，媚媚會對你韓聰的友愛超過我和李國強的！」

「是的，這是我的感覺，而且這感覺在我看來，九是有成的真實性存在着。」

「九成的真實性，這，我得請問你，到底有什麼根據？李國強內心認爲是韓聰的大言不慚，但在談話時仍比韓健先客氣一點。」

「要我根據嗎？這是很微妙的，只有意會得到，因爲我跟她曾談很少，不過，我總是有如此的直覺。」——有把握的自信。

「靠不住的，靠不住的。在當初，我也可以說她是愛我，他也可以說是愛他，可是，我們不這樣想，這樣想的話是我們兩韓聰兄弟。」

「我可以這樣大的對你們說，如果我能够將你們接待她的熱情以十分之一來接待她，梁媚媚一定還會來，而且會來得更密，並且會投到我的懷抱裏來，不過，我不願這樣做，我也不想這樣做！」

「韓健先不特對韓聰這種直覺和自信不點頭，相反地說他是痴人說夢。」

於是李國強聽了那時，也不能忍耐了，便斬釘截鐵地嘲笑他說。

「如果梁媚媚會愛你，把我的眼睛挖出來，我也願意。」

「梁媚媚如果真是有心愛你，我的舌頭給你斬斷切絲切線！」

韓健先也隨着附和着大聲喊着，想不到他的話剛說完韓聰也毫不退讓地打賭道。

如紫雲娘心內不是在偷偷地愛我，把我的剖出來喂狗吧。

這種無憑無據的各種堅信和用毒，找不到一絲證據來說明，李兩以行期在過，不過是當作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而已，李兩強看見韓聰是那麼有把握的自信，無論怎樣也不肯說破他，只好轉變和緩的態度發言。

顯像的直覺也確信有靈，我們是發頭蠢腦的，沒有辦法了解人情。——不過，我得告訴你，人與人之間學問的懸殊往往很遠，人與人之間的感覺往往是很微細的。當李兩強拉了簡健先的衣角，示意退讓後，他轉腔的說着。

現在心裏面有話等於卡卡卡卡，就是無論到明天你們登船的時候，這問題也沒有法子解決。我知道凡是辯論一種問題，渺茫而無實據，無結果的不勝作辯論的題材的，我可以這樣對你備說，如果我願意隨她往還，一定受她歡迎不會落空的。

好，好，那就更好了。希望我們走後，你跟她親密地處處吧。我們是沒有這樣的福氣來灌愛，也沒得這福氣來領了。又歸到頭重語大，願你以後給在海角天涯的孤客，一串串幸福的佳訊吧。

韓聰在他倆的交談中，不信任中，本來無意，但是，彷彿受了難以吐露的鬱氣，在無可奈何的孤獨無依的環境中，也只好硬着頭皮堅決地說：「好，你等着吧，我一定會有與她的好消息轉告給你的。他對李兩強說：『願你將她的感用也分送你一張表，表裏寫着，請你們等着吧！』」

第二一章

韓聰進進了新寓所，這是在李兩強方便出入自如的××路的一棟××文化事業公司的三層樓上。以前和簡健先他們共居的兩層小房，現在雖然仍舊在，但是那舊家廚的建築，仍是最高的一層。當初建築的時候除了樓梯和換氣，以及為了清潔中間的樓梯上，兩座小房子似的天窗，高出了天台，為了透光，在三樓二樓對正天窗的垂直處便有橫鐵板直鐵條的架着，韓聰現在住的房子就是在第二座天窗底下三面柵着比直鐵板薄木柵，因為木板已壞，工本又太廉，從舊存貨的廢料上節材料，所以板與板之間風乾後的距離，有些地方，一個小指頭都可以在縫隙間插進去。這層房子是有人想買，房子裏的人可恨，得進來客居那兒，而客居本應權而以簡健先中人的秘密工作與行動。

這層房子是有人想買，房子裏的人可恨，得進來客居那兒，而客居本應權而以簡健先中人的秘密工作與行動。這層房子是有人想買，房子裏的人可恨，得進來客居那兒，而客居本應權而以簡健先中人的秘密工作與行動。這層房子是有人想買，房子裏的人可恨，得進來客居那兒，而客居本應權而以簡健先中人的秘密工作與行動。

這層房子是有人想買，房子裏的人可恨，得進來客居那兒，而客居本應權而以簡健先中人的秘密工作與行動。這層房子是有人想買，房子裏的人可恨，得進來客居那兒，而客居本應權而以簡健先中人的秘密工作與行動。

這層房子是有人想買，房子裏的人可恨，得進來客居那兒，而客居本應權而以簡健先中人的秘密工作與行動。這層房子是有人想買，房子裏的人可恨，得進來客居那兒，而客居本應權而以簡健先中人的秘密工作與行動。

這給韓聰思索的時間也沒有，這突奇的質問，於是他很直率地答：

我是男的。

你是男的嗎？韓聰彷彿還聽見在那邊電話機前有女人的聲音。

我是阿。怎麼？

又彷彿聽見那發音人和他身旁的人交談，可是聽不清楚，似乎聽見那在旁竹椅什麼呀呀的聲音。

你是前兩週寫三封信到X路來給梁媚媚的是你嗎？

韓聰彷彿給電流震了一樣抖擻呆在一旁說不出話來，他想到子那封信的稱謂了，要緊用勁壓抑住內心的憤，用那極其單薄的聲音說：

她是女的，她是女的……

韓聰在那個時候慶喜電話沒有發明映出對方的人像來，不然，韓聰因為這事和誰說：

她是女的，那你是誰呀？

她不在這裏，我是她的同事，他她接電話的！聲音完全是搖搖不來的，但韓聰聽她聽會有些什麼大禍降臨到某一個人的頭上似的。

韓聰那時候不曉得再問話，他才如釋重負的掛起了聽筒。

他回到座，四週的同事發現他剛才果是情急智生，不知說些什麼話，因為他是X長，科員辦事們當然不敢胡說，他該怎樣活。

他只好打個電話詢問借債證明吧。他從那預約的話語，料到那女的必定是媚媚，這樣說定了以後是怎樣呢？言歸正傳，這是在講韓聰家規的。

人爭，他卻以不人道的殘暴施諸於媚媚的身上呢？

他很焦灼着，接獲得想起一件可能的事件：

那個人人很可能的事先依舊信上的地址去探詢過，前兩天在二樓X社的王友曾去請我，我聽了以後還覺得通。

知朋友，除了信上告的媚媚以外。莫不是那就是那個電話裏說話的男人，因為找不到，所以韓聰也沒法解決，這便依據電話號碼來詢問我。

韓聰媚媚的家規規的根據。

兒，韓聰才剛接電話時已告訴了這辦公機關的名字，那男人會不會知道這兒來探詢，或我來探詢。韓聰想，如果韓聰問到我，我是男的，這在韓聰。

那兒我胡鬧一頓，這是麻煩的呀。幸得剛才已說明韓聰請價不在這兒。況且，一般人也就不容易進韓聰家，他是不敢來問我的。

再者，那對池寫得很平凡，並沒有什麼不倫不類的話。

韓聰想到這裏心裏才寬暢了許多，可是終有一層像最前面的陰影壓着心空。

這幾天來韓聰提高了許多警戒心，提防着這有可能發生的事件，凡有朋友及其他機關的人來找他談話，他一定要問清楚以後才去接電話。

這幾天來韓聰提高了許多警戒心，提防着這有可能發生的事件，凡有朋友及其他機關的人來找他談話，他一定要問清楚以後才去接電話。

這幾天來韓聰提高了許多警戒心，提防着這有可能發生的事件，凡有朋友及其他機關的人來找他談話，他一定要問清楚以後才去接電話。

這幾天來韓聰提高了許多警戒心，提防着這有可能發生的事件，凡有朋友及其他機關的人來找他談話，他一定要問清楚以後才去接電話。

這幾天來韓聰提高了許多警戒心，提防着這有可能發生的事件，凡有朋友及其他機關的人來找他談話，他一定要問清楚以後才去接電話。

這幾天來韓聰提高了許多警戒心，提防着這有可能發生的事件，凡有朋友及其他機關的人來找他談話，他一定要問清楚以後才去接電話。

這幾天來韓聰提高了許多警戒心，提防着這有可能發生的事件，凡有朋友及其他機關的人來找他談話，他一定要問清楚以後才去接電話。

這幾天來韓聰提高了許多警戒心，提防着這有可能發生的事件，凡有朋友及其他機關的人來找他談話，他一定要問清楚以後才去接電話。

這幾天來韓聰提高了許多警戒心，提防着這有可能發生的事件，凡有朋友及其他機關的人來找他談話，他一定要問清楚以後才去接電話。

這幾天來韓聰提高了許多警戒心，提防着這有可能發生的事件，凡有朋友及其他機關的人來找他談話，他一定要問清楚以後才去接電話。

這幾天來韓聰提高了許多警戒心，提防着這有可能發生的事件，凡有朋友及其他機關的人來找他談話，他一定要問清楚以後才去接電話。

這幾天來韓聰提高了許多警戒心，提防着這有可能發生的事件，凡有朋友及其他機關的人來找他談話，他一定要問清楚以後才去接電話。

這幾天來韓聰提高了許多警戒心，提防着這有可能發生的事件，凡有朋友及其他機關的人來找他談話，他一定要問清楚以後才去接電話。

這幾天來韓聰提高了許多警戒心，提防着這有可能發生的事件，凡有朋友及其他機關的人來找他談話，他一定要問清楚以後才去接電話。

這幾天來韓聰提高了許多警戒心，提防着這有可能發生的事件，凡有朋友及其他機關的人來找他談話，他一定要問清楚以後才去接電話。

這幾天來韓聰提高了許多警戒心，提防着這有可能發生的事件，凡有朋友及其他機關的人來找他談話，他一定要問清楚以後才去接電話。

下第七章完全保持口

後小談

這了幾陣風，下了幾場涼雨，殘酷可炎
 便乘涼往陣脚，懶懶地「鳴金收兵」；季節
 的老人，在這風聲雨聲中，彷彿兩人間傳播
 秋天來了。

秋天，是詩人曹希金傾吐無銀熱淚寫戀歌
 的秋天，雲雲在「西風歌」裏用最歡欣鼓舞，
 且最高興的希望着春天不速的秋天，而長年
 無冬天却有炎夏的南國，在這得暑裏焦灼的
 們，是如何地期待着她，渴望着擁抱她，狂吻
 她？

本刊在今年初春復刊時，任春天大自然的
 風貌怎樣麗麗，於我們却感到像冬天那寒風
 凜冽，冷氣襲人，經過了半年多的日子與惡劣
 的環境苦鬥，因為我們是站在真理的一邊，走
 向時代的前頭，所以愈久愈見作者的陣容強大
 ，越出越多讀者期待與歡呼。

對呀，對呀！本刊是編者的作品的作者的
 墳地，是真正認識時代文藝的讀者們的莫逆
 知友，雖然也得罪了不少在十年八年前曾致力
 過創作，現在却想享舊作品的「哈孫福」的人
 的忿怒，和給予那些在「高臥隆中」不肯努力
 ，或自以為實力過，急欲初出茅廬建功的「
 小諸葛孔明」填兵拚將，引起了莫大的憤恨。

可是，由於編者的大公無私，新的尤篇不斷地
 刊出，幾乎連幾年來十之七八都是新人，是以
 到了現在本刊在時序代選中可說已到了秋天裏
 的春天，並且可以預言到了冬天裏仍是春
 天，春天裏仍是燦爛的、生氣蓬勃的春天。

想起本刊從春寒、酷熱裏衝鋒陣戰鬥過
 來，現在這情形地帶着熱鬧的春意，芬芳的氣

氣，這期的封面，環繞在「文壇」四圍的是無
 數含笑的花朵，這是象徵着本刊編者、作者、
 讀者們的笑貌。

這一期原擬出一「散文」詩特輯」。在散文
 中，「某鎮」的內容是因一幅贈畫，而敲着哀
 悲的鑼子，舒唱出作者的幽怨與悲酸，寫得很
 淒麗、痛切，從作品中却又得到了不少的慰安
 。「河內章」行文很活潑，是一篇上乘的文藝
 通訊，也可說是二幕五彩有聲影片。詩選裏，
 那首「高原戀歌」纏綿，委婉而淒惻的情調，
 真使人覺得在萬山重疊中，有絕代佳人或牧女
 用嬌脆的歌喉唱出的一支戀歌——飄飄酒酒，
 悠悠揚揚，有時若抑而細揚，幾處由徐而轉疾
 ，音韻美妙，至為動人，記得幾年前在福建永
 安出版的一現代文藝「某一期上，李雷先生也
 寫過這類似的詩，排在篇首，現在該刊失落無
 法再讀，在編者的記憶中永鑿着幽美的音韻，
 今天讀到歌力先德的作品，似可與它媲美。

未完的詩篇「的作者，是本刊的老知己，四年
 前，文壇在曲江出版的初期，他便發表過「拆
 城」一向遙遠「頗博得讀者的好評，這期發表
 的詩集多是舊作風格的清新佳麗，還很可以朗
 誦。再如范慶先生的「電燈亮了又黑了」在我
 看作者不特不是新人，相信還是有相當素養的
 詩人；而「夜」和「貧乏的鄉村」雖是初來者
 選出的作品但我想！這並非偶然相信作者在閱
 讀和寫作下的工夫已非一朝一夕了。

這一期最值得向讀者推荐的，我看還是黎
 羅白先生的聯篇創作，作者過去曾做過中學教
 師多年，對於中等學校的黑幕後面腐敗、壓榨
 、敷衍，和作威作福，串演出悲痛的故事，如

篇中小陸和第一人稱的「我」的遭遇，是常有
 聞見以作者把他們結集寫成小說，毫無遺憾
 我們寄教育以無限的希望，中華民族的復興靠
 新生的時代，就是炸彈也敢投擲，而且一次登
 刊於篇首，如果文藝作品有力量，希望這老
 夫轟炸「能够把教壇上吸血的魔鬼全數毀滅！
 一恐怖境界」和「萊大姐」兩篇都是女作
 者的來稿，前者的內容是夢的現實，後者的表
 現是現實的夢，成形絕端的不同，却奏異曲同
 工的功効。編者對上面兩位女作者寄出兩份同
 樣的熱望，一份航寄重慶師院，一份轉贈民
 大學，作者如能繼續不憚，將來豐盈、精確的
 收穫是可以預祝的。

像「遺孀」這類的讀來，我覺着還
 了很不少，春露愈盛刻對寒暑愈感意氣騰騰
 的大學生，行文流暢，人物逼近典型，故還不
 失為一篇可讀的作品。

至若「方小姐的故事」是一篇高級性趣味
 的作品，李先生的小說，真愛抓住特殊人物
 不平凡的故事故事來描寫，刻劃，雖然粗獷，
 這些，畢竟有它的趣味。不管饒淡陶先生對他
 「四十歲人」的批評說好道壞，編者對所評及
 的各位作者的稿稿，仍本着「實不虛不枉，公
 正取捨，是以，請各位作者不要因好評而驕矜
 ，因惡評而氣餒，編者雖非一個批評家，鑑賞
 和判別力自信不會使作者與讀者們失望的。
 「下」期，除了冀望新作者的論來稿續續，及
 「雙燕」的連載小說以外，可為讀者們預告
 的：有祝秀俠先生的論文，和章施先生的小說
 「凡心」，……在農夫們接近秋收的時季，天
 氣漸漸涼快了，編者引頸期望着各方的來稿，
 文壇也來一次豐收。

盧森 八、卅、晚

普濟海狗丸 鄒鳳香 蜜斯威

GONOR RHOEA

從無數之用者： 同聲贊許： 比往昔補劑： 功效超卓。

普濟海狗丸從每狗中選一雙兩蒙內分秘一演進製劑豈能獨得醫界全權任何虧損於門期發中此諸國蒙注射更爲遠效得費試服一星期其功力已自知
咸認從心所願在茲藥物革命演進當口能佔有華南市場遠近聞名有爲醫界熱誠提倡者非特爲海狗丸自己已能供國內需求除廣東外其餘各埠
風靈淋濁毒斯厥一律照最特廉之折價分售省佛江橋各地大藥行依照原價沽出如若直接購購尤所歡迎 香港大道中廣州一德西路口普濟藥行批發

開羅

百貨行 線衫線襪 名廠香品 平過減價 歡迎參觀

長堤大馬路

利民大藥房

醫療器械 牙科材料

柴欄路一百四十二號

電話一七九二號 一七九五八號

黃體超

扶瀉痢丹 時行疴症： 一服即應： 爲本廠常年

廣石 歐楊梅 法律顧問 均有代售

美電 雪糕 雲米古力 新特 糕云釐拿 式製 王鮮椰子

詩輕 意妙 的音 環的 樂音 餐西 貨百

經濟公司

沙面教睦路八號 話一〇七六三

八規 天上皇 香規 天上天 廣州廣州 話一六三七一

老牌

十靈丹

止痛退熱 安全快捷

芝靈

濟眾水

治霍亂 治嘔疴

天工名貴 環球化粧 名廠百貨 禮用品 襪衫貨

九下路 電話一六二五

廣東省銀行

◎本行辦理一切銀行業務◎

信用素孚 匯款最快 手續簡便 提存快捷 利息優厚

河南辦事處	電話：50422	河南洪德路	50085
長堤辦事處	電話：11843	西濠口	11896
東山辦事處	電話：17626	東山廟前街	17658
南關辦事處	電話：12809	漢民北路	13513
西關辦事處	電話：13933	第十甫	13167
西華收支處	電話：	西華路	16601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一〇四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第一八四號

本報特大號另售國幣伍百元

新時代第八期目錄

一月歐運.....	歐來話.....	會 務.....	美國的.....	樹南.....
中共問題底本質.....葉 青	華僑保護問題.....李福文	李福文	從七影片談起.....杜運友	杜運友
巴黎會議與世界和平.....李育培	論河北平津的形勢.....徐俊身	徐俊身	齊魯平原.....梁國柱	梁國柱
斥厲惠來.....顧德年	中國的今天和明天.....顧英	顧英	花梨山之.....子 東	子 東
國內外情勢的分析.....曾 舒	調查外匯匯率面面觀.....方 舟	方 舟	封可設.....梁紫雲	梁紫雲
民主與地方自治.....朱活儀	國父革命遺教四則.....彭慕韓	彭慕韓		

發行人：謝 鶴 年

主編人：麥 英 鳴